

南部文集二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46

4



文庫11
A 1146
4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六

平安服元喬子遷著

源君嶽子文輯校

序

送矢子復序

士君子所學則先王之道布在方策者昭昭焉苟知其本而由之今猶古也夫道匪他在治人而已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有為者固如是亦將有莅之也孔子之徒雖乏遭遇然德行文學固成其具乃其志也未

南郭集二編

卷之六

奇



百集二編 卷之二
嘗不在於政故不從事於國即多爲邑宰蓋其所學
製錦之用則不爲割雞之小讓其所效不則其道之
大若無容然退而自樂畎畝之中有之然亦卷而懷
之而已豈復一日忘仁以爲任哉後世末學一唯性
與天道語之不休即子貢氏所不可聞一朝而具我
矣乃謂天下之事壹斷於理而止矣問之則曰治心
而已問其功則曰理具我矣舉而錯之天下猶掌上
也豈以爲先王禮樂博而寡要乎然而既以攻己已
愈褊矣因以責人又愈急矣苛察繳繞近於名法不

使之爲治者幸也人皆曰儒者封己已硜硜然無益
事甚乃至謂唯其儒書以爲國憂可以無學無學不
害雖曰道之難明蓋自賤儒氏之過也夫先王之治
雍容寬厚之風載籍所傳如是昭昭焉後儒乃飾吾
說當之說之不可以當則不殆於夜蟲疑日乎甚哉
先王之道之難明也非道之終難明也後儒亂之豈
唯後儒秦漢已後無至治則郡縣亂之夫然後先王
所以制治寓物者不可別己以今觀於古數聖人歷
世所立孔子所大成乃欲專決於治心之獨乎則見

南亭集二編 卷之二
以為學之無益於今非誣也。夫子復篤學好古所仕君食邑攝之溝枋則使子復為之宰子復從余遊其將行也余乃謂曰方今國家依封建之制禮讓和樂幾乎三代之俗即所蒞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子既知古之道試可乃已子其勿使人謂學之無益於今則亦可使人知先王之道今猶古也

金華稿刪序

凡文之難非吾言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莠言自口於吾乎何有有非吾所明而道聽膚受飾之以為夸

具者也如是者非夫矣。凡文之難在飾吾意之所言乃能度古人之心當之執古御今文莫吾猶人也。徑省其辭則劔首一映無能應矣。汎濫博文則若衆樂無節之眊聒弗成矣。小者窈焉大者擿焉亦鮮能久矣。子和每謂大丈夫磊磊落落不與草木同朽乃人所不能為者而已能之蓋其志也。寧令子和當路於齊桓晉文之時乎。管晏狐趙可復許乎。將及孔子之門魯衛之政左提子路右挈子游閭閻乎洙泗之間乎。寧與范蔡蘓張同時目如輝星舌如電光一縱一

南亭集二編 卷之六
橫恣其所說乎將超然高舉揖干木於西河從仲連
於東海乎咸非其時苟非其時君子思不出其位設
使能與數子攘臂爭鹿於中原彼倚之我角之乃揖
謂我儂豈難哉然人不可見我不可言則猶有默焉
與其不信也以今觀之太上姑置焉其次功已非其
時其惟立言以通其志將曰人人比肩而能之則已
然常人滔滔食粟而已已能為其不能為者千里而
無一人乃子和退守斯文亦其鬱結孤憤之懷有所
泄也何乃曰丈夫不為而姑舍其所好乎世已不能

為其不能為者則莠言亂之視猶其所為亦曰彼何
為者哉事在易而求諸難否則羊質虎皮陽為奇具
固亦盡客氣也則至其難毫不能舉也猶復以多自
證以同自慰無意於自立終令難者難不為也是子
和獨可為者爾子和為文莫不與古人爭其難者夫
文之難匪獨今也斯集也乃人不能為者有矣亦使
人疑子和者弗恤也姑且令世之君子觀采焉

壽富春山人六十序

富春山人今年六十矣京畿之間賀者可知也夫人

爵之尊，千駟之富，至令人酌玉醴，奉金觴，稱壽高堂之上，侍御在後，賓從在前，俯伏驩呼，上下同聲，禮具儀備，赫奕盛哉！然亦國於其國家，於其家，唯其臣子所樂，只自賢君大夫外，非威則富，無得而稱己。以余所聞，初山人之遊奧也，奧人事之唯謹，而執觴者異於他日。然奧易高，未足盡山人也。則山人亦以其暫遊，不欲久住。時時自言其汗漫颺去之意，弟子益慕不舍。私相謂曰：噫，安得有懷與安，而令吾先生綏其介福於此土？然久於奧，非夫子志也。所謂雲中白鶴。

非吾人所能羅難哉！山人不得已，戀戀厭其意，乃十年遂西遊。云先是人或傳山人所著京畿之間，則皆曰：吾不得見此人，與之遊哉！會攝之池田人，有驪山人於奧者，適西歸，乃為言山人將西於其邑。池田近大阪，北有京師，其豪旦夕交通二都。於是池田父老及二都搢紳諸豪長者，莫不延頸欲爭迎之。而池田人益市牛酒，日夜掃館，視具令人候伺，有真人紫氣之望，以故山人至，則稅駕池田，而後稍稍遊京畿之間。二都賢豪愈益爭請，至謂奚為後我。山人曰：誰欲

見我乃當先詣之落落羈旅人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而尚猶往來過他日無久恩主人爲也而博物文辭人益敬之思所以事之唯謹山人亦不得已隨主人所求各厭其意蓋於今年京畿之間翕然稱山人而執觚者異於他日云田子舒來請所以賀山人之狀余曰君家叔何以得此聲於京畿之間哉山人以一豈弟君子在奧如彼在京畿如此居邑屋所在見敬亦惟齒愈尊德愈劭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夫卯之爲雞必待良雞覆伏之功京畿文學雖天性而得

田子舒富春山人之姪

人益彬彬則是亦有大造于西也於今令人稱願吾先生懷安京畿而眉壽萬年綏介福於此土可知也則亦天爵之尊然也余匏係東都屢空如此無一介之敝器敢獻之爵者亦唯吾知山人久矣必且不事家人生產孺人固願裘褐之人志安苦節則彼玉醴金觴薰灼前後豈猶所欲哉譁囂之美君子無以爲寶請叙京畿所以賀山人者賀之

北山遺稿序

日根氏之子遺稿若干首余讀而悲其秀而不實江

子園旦暮溉灌而望其成而往視之苗槁矣憾可知也即為拾其遺序其人以傳焉愛才哉余又悲子園之心所謂伊人弱不好弄志學而冠則亦已夙成蓋才之不可以已也雖欲勿殤不亦可乎夫殤而欲勿殤固悲其勿殤而殤而已則能已儼然列之著作此子為不朽何必多為也仲李未沒也子園為余誦其所作一二余心已許之遂為子園序其稿死者有知亦知不以死倍吾心

重刻滄溟集序

于鱗氏所為而當時業已病其難入也命以鈎棘然則不亦幾乎樊紹述竒澁不可讀之比乎即讀焉亦不知其所謂日新富有之所由則見以為剽竊妒者齟齬之惜者藉以自安膚淺膚淺而視之于鱗氏業幾乎覆醬焉蓋元美輩一二稱於世云則亦為之禦侮間執眾口然後又有自託侯芭者稍乃推奉以謂附驥而為不可句自若也然于鱗也無傷也夫豈不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之為利哉然其志也蓋猶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夫古邈矣人變言移世既

不古又何難焉。夫人而不古，夫人而不古，我乃獨古之亦自使獨也。夫文難言哉，余睹于鱗氏所爲也，悲其意之所刻，後世可畏焉。知來者且夫天下豈不人人以爲握隨珠，抱荆玉哉。吾既竭吾才，人亦竭其力，步亦步驟，亦驟又奚望人之瞠若乎。吾後邪，必也欲使人鑽堅仰高，卒以爲從之末由也已。而後嫌乎，則拔天下之萃極，古今之高盡之。吾世始可以少酬其志矣。則人其謂士也，驕彼人是哉。有所不辭也。悲夫。吾之拔天下之萃極，古今之高，而人猶疑之，百鈞之

重一羽之力，與一旦以彼不用之力，疑此難舉之能于鱗氏所爲，果不可讀也。夫學者不患古人不可及，患不窮其之力。今且嘗試使人誦易入之言，謂目無全牛，其或有不誦，怵然若至於族，視爲之苦，向所易顧我獨何心哉。猶復自強，以至彼難於此，猶復益強之不已，以至其極。攻之三年，向所難亦獨何心哉。紀昌之射，當其承牽挺之時，突然棘皆豈不難焉哉。以鼈懸虱，亦已至焉。至其視如丘山，莫不可視者，則焉知今之所難，非他日所易也。于鱗氏所爲，果可讀也。

京師有重刻滄溟集者于士新句而授之余攻于鱗氏所為至今十九年則稍稍知其非不可句而已矣鑽堅仰高以為不可企及自若也士新少余十數年即以至於此乎雖才之有厚薄亦由學窮其之力他日貫虱何所不為士新既句而行之世必且曰于鱗氏所為果可讀也然亦拔天下之萃極古今之高一旦以其不用之力謬謂吾讀于鱗氏所為則于鱗氏所為果不可讀也若夫樊紹述必出於己是乃無異於擊音也退之謂之天得質其不相襲獨何哉宋景

文之鈎棘淺之其為新奇也則亦皆于鱗氏所醜也余悲世俗疑其不可讀猥以于鱗氏所為令與樊宋同類而議之也于鱗之詩人獨見之亮亮之風風若可嗣響然唯其高矣深矣亦獨其意之所刻孰知其幾則詩亦難言哉

贈田俊卿序

初余過子和酒酣談天下倣儻之士子和因顧家人曰使田氏之子出見客俊卿者田氏時未冠以姻戚屢遊子和所乃出見之既已魁然豪士也是時俊卿

所舍少年多疾俊卿爲學令兼苦役側目屬耳無不至也俊卿素剛亦惡其頑噉然性堅忍乃能自摧爲柔日獨奮即事兼數人徧之少年不得毀之中夜人寢乃獨閉室剪燭兀兀讀書達旦又陰往來質問於子和不使少年知蓋子和爲余道其勤焉云而學日進自余之見俊卿後一再稍稍試問其所讀莫非諸博士家窮年所專攻者衆中或見故事尤僻人難考究則退而目熒熒搜索羣籍雖昏夜弗得弗措也適發誤書及指他文麤惡若夜覓虱思自省或有之若

捷于市以故學日進若草木迎陽而火之然水之趨雲夢越公名於好學愛士且多奇書俊卿乃踵門曰願得事而受一舍比徒隸之數越公見而說之輒客於門下厚遇之時公父平菴先生尚在年八十愛奇士稱有古賢之風則見俊卿大異之先生病俊卿侍不交睫三月先生將卒顧越公屬之云云蓋欲奇此俊卿也越公益厚遇之日夜望其成立若己之爲即公家所藏書亦得縱資之而學日益進令見物先生先生以汗血馬命之相其碓磊不受庸人之羈絆也

余會子和及二三子于越公之邸率無虛月亦皆以
 文會也妙思六經討論百氏諸子或不能言而俊卿
 下上其間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初俊卿未屬文也
 人無知其所為及所屬始出詼詭可觀一座盡驚俊
 卿退而語人曰我亦人也我豈介人之所為而為者
 乎哉諸子碌碌亦因人成事者耳諸子於是乃以為
 不及也凡俊卿所為昔者所無他日遇之則成然既
 有焉未嘗不日引月長使人刮目亦其剛而堅忍精
 力過絕人即載其豪邁之氣行也可謂倣儻非常矣

今年大垣侯設廩招俊卿俊卿將假之濃推此志也
 雖雖處囊中可也先是俊卿為越公制家政董逋逃
 由質要計邑入定有亾多類馮驩事孰謂儒者迂腐
 不可令與事情哉

單騎要略序

是編也村井生於其所見支流之末耳矣然據此俯
 瞰夫世所為虛為盈託詭秘若有室家之美者未遑
 閱其門牆問何以不秘焉則曰之瑣瑣物奚足藏之
 帳中亦唯小子所奪蓋不佞結髮學兵二十年内之

甲越諸家外至孫吳者流得受其所爲業也亦各道其所爲業莫不思以易天下今而思之亦術之不擇哉假令多多益辨能左右百萬之衆其本也既以爲凶器之雄霸蓋古人小其道顧不有先王之武乎然吾乃所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願因子質之余未嘗不喟然嘆其所見之大夫先王之寓武於政固居太半三代之籍可知若乃聰明神武聖人以時動則止論已至夫禮樂之所施制度文章之所設莫有不寓焉夫蒐狩非禮乎其鳥獸之肉登於俎皮革毛羽登

於器雖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君所空舉然天子諸侯之尊何以春秋戎衣曜吾軍士從夫儻儻俟俟以勞乎示有所自講也朝祭饗燕非大禮乎擇士非觀德乎而必也以射示男子之所有事也問天子之邦則曰萬乘問諸侯若大夫則曰千乘百乘不有封疆之制名乎示軍賦所重也干戚之於樂旌旗車服之於文莫非寓其事者是以古之人納於軌物講習爲常當其有事也出而帥焉者非君自動則卿也不則大夫也列於行陳者非士則農也豈有若後世文士逃

言揖讓也。至于白面終無干城之具者也。哉亦唯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藏諸其用。是乃先王之道也。
子之所見其諸謂是乎。村井生曰然。願叙此語以明
吾志。余乃先驗小物推而大之。以道其所見為是故
也。

滄溟尺牘序

折簡古人有之。而於書具體而微耳。凡有事必書疏
以陳之。長版大章以代懸。河之雄則莫不皆為藻績
黼黻飾其匠心。若乃投以桃報以李。且削十牘暮發

十函。若日懸石之一尚且厭堆積。固無意於致之遠。
備一不朽之具。是故晉帖已下。偶爾所存亦唯以人
以筆。雖其言之雅馴。稱草草不遑而未之收。藝苑也。
明人始多用巧於此。作者維競。片玉必取諸崑岡。一
技必取諸桂林。斯可稱創體矣。創體則滄溟其選也。
夫敬於幣之未將。寓其實於赫蹠之間。非辭命以為
潤色。何以嚴如端章甫。見大賓。蓋取諸左氏。親交不
薄。言期斷金。蔚矣其文。槩略其人。則鄴中之八斗。或
助之才。蓋取諸曹劉。知己其聽。何必繁音小言。磨磨

若有若也則二王之唯墨是存適足以效其真率正始之旨莫逆於彼此雋永於短詞俾人一唱而三嘆則二劉之富清言亦可以假之尺一之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滄溟氏作牘其有所取乎他未易論云滄溟尺牘有舊刊田子舒得而喜之乃考訂而重鐫之徵序於余余既序滄溟集然京刊未行且此舉也子舒亦獨為為尺牘者故余又序以道尺牘之小猶尚有所視古爾具是如晉詩已不謂爾亦亦即八

十函草菴集難注序且無註辭因無意於文之

余少與櫻生暱生時已好讀書雖與少年居時時顧為余言志日益暱至於相謂曰他日無相忘在醜夷即少年從旁稍窺其相得也亦謂少年常游耳生為久溫雅悅和歌博士家言而學焉遂大好之蓋其素志云後數歲索居不得常常而見之然時見則止論各言爾志即酒酣耳熱相呼嗚嗚顧思少年之日日月不居忽如隙駒益知致遠之難也懼然胥命方生在篠箬余適移居就其比隣復與生歡一年所不問旦暮暱踰往昔而觀生所好益篤矣何余遷城南

生亦適甲適和遂至于今寥寥十年矣于嗟闊兮書問亦不得屢或一得則猶見其面近得生書曰此間有一僮父作草菴集解不佞不欲以堅白鳴抑於吾所好亦技懽旁觀乃暇日摘發若而遂成一書有梓人請焉以舊要故不有言也願得子之一言余追想往昔今且三十年邪當時少年有一存者乎其徵之也知生志者舍吾誰歟亦唯彼此今老矣且各眇天末特相知於心耳父要不忘平生之言靜言思之乃為生三致其意何辭焉况且生所好老益篤則其愈

精以計敵三鼓之後可知惟余寡聞於和歌未學也不能為生秉前茅而進則此獨所不盡也

信州寶壽大梅禪師五十壽序

今夫尚論人於千里之外豈易言哉雖然四十五而無聞焉則無有聞乎爾即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而無以為之蓋有之矣我未見其實也未由而已其唯德之不孤人將居其邦也必友其仁必事其賢乃教育是樂吾無隱乎爾則亦可宗也遂爾從屬彌衆退而足以發其道然後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其徒誦義無窮，則其人可知也。先是十數年，得信人鳳泉師而驩，又得今增林吞空師，觀其所由，蓋已衰然異乎諸子者之撰。乃聞其為梅公徒也，則亦想見梅公為人。也。後又得信人獨雄師數年，又得大淳師，誰某若而人，有兄弟焉，有子孫焉，有淑艾而興焉。凡儼然具衣鉢自信者，雖稠人廣坐中，亦已其撰之異。人將無不曰是梅公之徒也。今年春，梅公甫五十，有哲了師為公請，余不腆之辭，以壽其初度。了師亦其徒，而從余游東都云。夫梅公方外尊者也，即其

徒誦義無窮，其子其孫聞之，瞻明聞之，聶許需役於謳施及四方，莫不皆稱以其道，則固也。亦唯余不佞所不敢與知也。且公住信寶壽十有餘年，余未嘗得望其顏色，而聞其聲咳，夫人苟論人於千里之外，雖有不倍焉者寡矣。是豈翅謝其不敏哉。雖然，余既聞公名十數年，驩公徒十數人，亦皆其撰之異。於公為愛子弟可知也。於公惟肖可知也。見其所染，當也。公之仁賢可知也。亦唯從屬彌眾，副墨洛誦，散遊四方，誦義無窮，其道之余不敢與知。信哉師之所為，其徒

之從也。表之影，呼之響，名之不可得，逃則驩公之徒，聞公於千里之外，使人肅然起敬，亦猶修禮於一堂之上，庶可得而言已。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人之也之德也。心如淵泉，物不疵癘，又且旁礴乎四海之外，然則壽不必待言，之是所以壽公也。

送江文伯序

世之君子稱文達意而已，豈以辭達而已矣乎？辭辭命也，無遷令，無勸成，亦唯辭之不可以已也，何以哉？古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記曰：文以君子之辭，文之

所以爲文亦如是。夫必質而已，然後可。則先王之制度不必明備，百官之富不必威儀，宗廟宮室之美不必櫛栳，樽楹不必丹采藻刻，而犧尊俎豆鏤之以剖剗，雜之以青黃龍蛇虎豹繆紵焜昱，不必曲成文章，衮冕黼珽帶裳幅舄衡紃紕緹，不必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鞶厲游纓，不必昭其數也。而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必登於器也。凡所以辨同異序尊卑本於天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不必爲然後可。則屈伸俯仰不如是，節升降周旋不如是，規獻酬

醕酢不如是嚴送往迎來不如是勞而鐘鼓管磬簋
蓋彝鼎之器不如是繁而何古人不憚煩也夫脩禮
以耕之播樂以安之古之君子爲嘉穀於禮樂之田
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則其養也有美而文而
誠若其發於言也不煥乎其有章哉夫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有德必有言得之禮樂之旨故辭約而旨微
得之禮樂之觀故言文而觀美亦不唯其志之爲固
將行遠夫惟行遠是以立言不朽不爾徑情直行寧
野而固非不古是出不亦簡哉如其禮樂之謂何後

之從事斯道亦必翱翔乎六藝之圃而稱好古君子
即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不脩則言不文言不文則
觀不美辭不約則旨不微旨不微則野而固也今也
毀而冠裂而裳袒裼裸體視夫禮樂如附贅縣疣然
後稱我知言可矣乎非所聞也肥前人江文伯東遊
問業於余才敏好文能言其意以親疾歸養臨其行
贈言以使其益脩其辭

西臺滕公壽序

西臺滕公入參政事之六年甫四十也初公以列侯

奉朝請而已。列侯至貴，倨即肥甘采色，驅逐聲音，何求而不得，乃必乘人而鬪，其捷人將目熒之色乎？之無所違，以供之，因以容與其心，奚不可哉？唯公則說禮樂敦詩書也，固不欲以其富貴驕士，即天縱之多能，無一所挾，則於徂來先生師之矣。於滕東壁諸子友之矣，遂及余輩，未嘗不好善而忘勢，余輩亦有公之勢，則不與之友矣。故公之耽學，即自諛聞，日以動衆金玉其相，追琢其章，猶且親師樂友，篤信其道，恬然如一儒士，而若將終身焉。公嘗謂余曰：天下有道

則見君子在世，何嘗不欲當其世，而利澤施人者乎？寡人雖叢爾，尚藉先世之基業，而受國家之渥恩，乃得節春秋而奉述職之典，寡人豈猶不欲效此身於萬一之報者乎？顧亦有命矣，故今且密爾自娛於斯文，斯文既樂矣，哉則幸由此一有不朽，豈猶不愈齊景千駟，民無稱焉乎？唯是日回月周，歲不我與，苟志學也，任重而道遠，尺璧寸陰，汲汲乎唯恐不及，寡人而後知人欲壽考哉，蓋公方富於年，而其志也欲深造之篤，乃愛惜歲月也。余輩故且榮吾黨有公，則

南亭集二編 卷之六
歲時心祝之曰必使長久斯文余所及知者如此久之公帥番軍尋乃謝病乞綏起領祠曹兼聽郡國之事天下稍稍想見其風聲數月果遷今職今職固重且大則上佐六典下主百僚政莫弗與事莫弗聽諸有司所承事于公者乃出朝則之朝焉退邸則之邸焉下令受成埤益相仍其所以夙夜者蓋竭日窮年賢勞亦劇矣然後六年於此朝野翕然無不稱公之治務者也人且從旁謂公之好學昔嘗優游卒歲今安可得哉是乃以私視公者也今而百僚諸有司所

承事于公者則曰何以令我公久守位也亦職有利哉其有緇衣之愛則曰公亦勞乎而公尚富於年無憂其壽考何以令我公穆穆在乃位而得見其功業之盛哉則公公于天下無不皆祝之曰必使久位者也是乃公道行之時也公報國家之素志也然則公今之所夙夜亦猶昔之所愛惜而公志可知也則吾黨之士固當歡欣公之道行於天下也曷可得私公哉且夫士之為學居則曰不吾知也然今國家依封建之制上下分定則何以哉即有讀書懷獨行

君子之德如季次原憲亦以經術緣飾一吏事猶且不得則隱居放言死而已不則上說下教強聒不舍迂大而閎辯文具難施終無益於國也唯公則自諛聞動衆以至化民成俗終始典于學大雅整身施及黎庶矣業已示天下有能為也雖然君子學則愛人公而不學焉能如此則吾黨亦與有榮哉今年六月公之覽揆二三子與喬等作文奉壽猶尚以私也公之治務天下無不稱者則天下豈猶不祝公之綏履者乎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六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七

平安補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源君嶽輯校

序

五七絕句解序

夫詩之道汎兮其可左右比興相移情文惟微言之者寓意匹於妙用聞之者合心契於象外必也吾逢其原然後可以說詩也李滄溟曰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及三隅則屏息辟之耳既竭吾才窮

日之力而得之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既不欲強聒於不知者而信之而知者蓋鮮矣則詩其不可傳邪必曰詩之有解使先知覺後知庶可以傳焉然有說今夫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其義之索亦惟欲依多言以觀其妙乎愈多愈惑心勞日拙雖多奚以爲即逆其志鑿空窺之不知其高山流水所致於不言之符吾志不至詩亦不至終乎牆面已然已謂予先覺傲然稱解頤則遂使塗說者吠聲傳聲而後止矣諸謬說古今詩不其然乎末敗蓋

解之罪也既不欲使不知者聞之豈復欲使不知者傳之邪夫當其世親見其容貌行事而言論猶將其心術之微所以相感者朱絃遺音俗耳是寢况乎其入與骨皆已朽矣吾何以得之其言乃若嗟嘆永歌乎一堂之上見稱同心乎徂來先生爲詩也夢寐於李王有年矣纂脩其業以立之則擬議其由以視之化乃嘗竭才窮力同其心術之所至即朱絃之遺遂爲知音於身後則擊節之餘發其所已知一二緒言以覺後知然則此解也惟夫其身有之乃若嗟嘆永

歌乎一堂之上相稱同心不啻當其世親見其容貌
行事而言論也滄溟所謂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
下聞風而興起者先生其且莫遇之乎死者如可作
也豈不謂比肩而至也邪何患乎其詩不可傳也若
是而後可以有解也李王詩有解乃從此始即後知
者有依焉有依焉而後得與聞其志解之不可以已
也所惡於解者亦為其不能而言之不知而傳之也
依解而知不以三隅反之亦不可行也

唐詩品彙序

品彙也者定詩之品而彙之詩品豈易論哉唐三百年
有初盛中晚人皆知之矣始有於初富有於盛變
於中衰於晚苟能知其正變之所由而曰某在斯某
在斯歷歷品隲數百家乃定其位使人可法可象難
矣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唐詩之有月旦舊矣無特操
者奚取焉不則各阿其所好且聲音之道至其精微
其猶聽樂師曠謂不和師涓謂已和即曠之聰經久
而後定矣則發言盈庭不得于道以其無公是也即
有之滄浪嚴氏稱為明者亦且經久而至於高廷禮

氏定矣、詩品豈易論哉、乃立目、寓品、依品、第人、廷禮、氏之功、是爲最也、然後、令視之、制以知正變之所、由亦惟品、鑑之鑒、乃繫其詩、以見其功、已有妍有蚩、令人擇焉、豈盡牆施也哉、則編輯者、蓋其次也、非選也、所以不厭多也、而昧者不知、率爾、徒喜其繁富而已、則廷禮氏之志荒矣、然亦其輕躁、不便於詩政之頗、嚴俄而有此、編珠、王金、帛如秦之府、亦皆爭走、縱其所取、不遑趣舍、又且有自用者、乃扇動以自我、作唐之說、而志微、則必溺於噍殺之音、日自就卑、遂至不

振、詩政於是墮哉、故本立、則不傾、詩之尚正也、旁通、則不隘、詩之窮變也、且有正變、趣操、觀矣、品有上下、差數、觀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孰不儀刑、其優焉者、哉、所尚可知也、廷禮氏之志、蓋亦如此、夫既據正者、而立焉、而後亦彼變者、相爲其用、乃正者益裕矣、得其門牆而入焉、則坐觀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而又適其偃焉、不害其爲用、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乎、而所用容足耳、用之假不用久矣、則又奚患其多哉、

倚蘭臺集序

昔者吾友滕東壁為喬稱倚蘭侯好學不倦雖居侯伯榮觀之間燕處超然有樂於斯矣上幾侯延徂來先生則喬亦同同盟諸子從遊其邸遊則雜坐分席杯酒相勸簡牘相命酒酣歡洽奮袖相謂曰有是哉經世大業之事立言不朽之志非苟而已也夫人網人紀彛倫攸敘暨天地之博厚高明日月之懸象風雲霜露鳥獸草木山嶽江海之區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紛乎多哉况乎上下而數千百年縱橫環海巨

億萬里以至無垠其唯視彼猶此視古猶今者學而言之而行遠者文乎蓋亦嘆古之不同時感今之不可常也即侯貴而好學三墳為金玉五典為鐘鼓樂此不倦燕好飲食衎衎如也凡喬所及見莫不若聞之東壁蓋數年而侯就朝職無遑復追前宴時東壁已卒餘子亦稍稍離散斯遊且廢已而侯告病不朝彌年解職其間客無敢至能至者獨所親交二三子而已喬亦在數中往請則侯閉閣蕭然燕居亦獨讀書不休顧謂喬曰噫彼一時也日月逝矣事隨而異

雖然爲學由己而由人乎哉則所謂立言不朽樂在其中曷嘗自棄如土也哉喬愈益與知侯志也遂乃數數乎往則亦相對終日簡牘之外無它雜事侯亦愈益披腹心示情素稍稍以此爲可樂焉上幾侯復起於祠官尋遷今職今職也副貳執政內參坐論之議外則領諸曹事蓋大府而劇職云侯固以在公之務且空避請屬即開閣見延亦皆承式服采之客而侯日坐聽政而已餘一切不敢通謁焉而徂來先生亦卒諸子愈益廖落矣獨喬猶尚以舊盟之餘時時

得候其退食之間有間則亦必及簡牘必且歡然道故道故則未嘗不嘆昔遊之難追憾逝者之不返也惟侯方庶績咸熙之時固當夙夜克念寅亮百揆遑及厥他而凡喬所及見侯之好學積年異事而後益知有樂於斯矣即是集也侯臺侍史所隨而錄者備失上也喬偶取而閱之乃卒業之間昔者邈焉所及見者恍乎若在心目則長逝者亦既宛乎若作乎九原左提右攜歡語一堂即侯之所經歷游覽若親從其行駕青虬驂白螭仙仙乎觀乎山嶽江海所有草

木鳥獸風雲萬物之象於是乎喟然而起屬之侍史相語曰夫古之立言不朽者亦猶是乎今夫嘗試令人名列十數年之故雖邇乎有志之乎即志有能載其容若親見乎時乎難常境乎易移况乎上下而數千百年縱橫環海巨億萬里有能志之視古猶今視彼猶此者乎有是哉文唯其有之是以樂之夫既視古猶今乎安在其古之不同時也視古猶今矣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乎安在其今之不可常也惟侯以道輔翼世主功名必著於春秋斯乃固然然文雅有餘

相因以行遠且居移氣養移體何斯文之優游不迫然則是集也侯之所樂具有焉謂之侯志乃從通侍史使刻於侯藏焉樂府古今詩雜文備矣亦因史所錄不爲采擇不爲養次侯臺稱猗蘭以爲集名今年壬子侯自西臺移封神戶所錄初稿至移封之前神戶以往輒復將有所錄則次自二編有茲之無窮

雲夢越公五十壽序

器厚則不毀酒厚則不變白璧之厚其價相倍唯厚德者能受多福觀於雲夢越公爲家上自高曾既已

以方術精良爵祿膺仕寵於朝班蓋當天
下創業之始興運日新之時乃與國家培
殖其德以貽子孫而世不隕其美以至於
今則世家可紀也余尚及見公父平菴先生
近侍

憲廟眷遇優渥累增采地以食大邑其他
所賜前後不貲如是者蓋數十年而稱考
終命且平菴先生享年八十有三他至門
客義故家多者頤人以為仙窟至乃公之
子姓則伯叔如貫方已成童英發雙育學
習並進

問禮問詩之不遑趨庭之間歡如凡此數
者即有其一人所大願而不可幾得也則
公之得於天者全矣然此且自公之先基
於其身世積其德以至於今公乃膺其餘
慶固其所也則公躬行之厚不與焉唯是
公爲人也謹厚純懿冲而不盈出門則如
見大賓燕居則愷悌和樂雖對家人未嘗
厲其聲色耽學篤專顧它嗜好如忘恆乃
汲汲乎寸陰是惜片籍是貪以故自六藝
諸書至于外家之語方伎所傳涉覽殆遍
而且煥乎發之著作不愧古人然猶尚謙
讓如虛苟

其會於業也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先輩之由終始純厚其儀不忒蓋天性也揚子云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視察其德莫若相在爾室余與公爲友幾二十年每至其家則諸子相提挈促坐齋室即非誦書必且命酒談笑率意公亦禮節不設賓主兩忘歡然相語於是余知公之爲人至孰矣公既承先業復重之以其厚夫德福之基也蓋厚壙而有基焉其爲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靖共正直神之式穀公之遐福可知也今年乙卯公甫五十矣乃歲三月初度

之辰相與作文爲壽但每頌人德溢美爲累而於公之天性之純言此可以無慙矣則亦公之得於天者全矣

樵漁餘適序

十年以來客自京畿來莫不咸稱富春山人爲隱君子狀然亦無能得而名焉余時時問其徒曰久不聞問子之夫子之爲何若矣其徒曰吾夫子殆難相也吾夫子寓攝之池田於今十年所蓋竊聞之其學足以究天人之際而被褐懷玉隱操不渝即教授蟻慕

焉者亦不得已然後應之而已未嘗欲以儒爲任有
問詩者則曰不有李杜高岑者乎小子何莫學夫唐
詩至其自作不必規規守唐况宋與元明無一固執
酒酣興熟則作文食頃千餘言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或乃使人筆從旁口授如吐而成亦未始拘以體之
今古皆自適以足而已吾夫子胸藏韜鈴間又游目
於佛老之籍而固無意乎修其爲道散髮野服起卧
猶有一劍耳吾夫子既已非儒非墨說劍非俠說禪
非僧爲波流乎爲弟靡乎吾夫子則殆難相也余

曰其然其然此山人已山人豈可以皮相乎近又有
刊其文題曰樵漁餘適此雖未盡山人亦其蟻慕之
徒乃謀集而傳焉使余有言顧余與山人相隔千里
不相見二紀然想見其狀恍如目擊一堂嗟乎昔者
一二與山人相知今皆沒矣誰居有概乎山人者固
亦余所不可辭也乃綴此言而授其徒且語曰言之
不文吾猶人也必也子歸視之山人或有拍然而抃
嗑然而笑乎庶可以列衆序之後

猗蘭子序

余讀古諸子書未嘗不喟然歎也曰古之立言載道曷嘗不施之行事哉自如孔氏七十子之徒雖曰管晏於霸孟荀於儒亦皆其人負命世之才抱有爲之器遠觀法言近察時勢如有所言者必有所試矣至夫老子唱道家言莊周列禦寇因載怪迂之談墨翟禽滑釐節用而大轂及孫吳之兵陣商鞅申韓之名法雖其人之瞻智哉其始也少濫耳則其終必至選庭無所用之不則苛察少恩愈切愈刻亦皆隨時抑揚譁衆取寵然百家之學各有所長當其時言禮樂

者溺其職矣於是慎到田駢宋鉞公孫龍鄒衍李悝尸子吁子雜家從橫之徒紛紛復起然後鉤有鬚卵有毛無不可言其極也至謂處士橫議而一掃乃玉石俱焚則祇足以爲衰世煽災蓋亦未造之變也後代藝文益博操觚之士動乃數十萬言然大抵率懼智自售或務高空論古先之遺視爲文具豈以郡縣異制禮度多違歟可以言可以無言要其歸亦如捉景耳吾國家建國分治太平之治百有餘年天下睥睨然待禮樂之成久矣乃神戶侯以列侯入參大

政於茲一紀昌言俞咈之餘退乃有所論著焉夫君子好古非惟以其典雅可觀而已矣蓋亦在於施用焉傳曰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者有旨哉有旨哉俟百世而不惑視諸今可觀也亦猶挹水於河而求火於燧也則君子學古豈徒哉夫侯亦行古之道也是書也文辭簡遠直己並軌於秦以前董劉而下則無及焉乃侯篤於古可謂躬與之化矣侯家舍人梓而藏焉侯名忠統字大乾倚蘭為號所以命書也

記

麻谷記

麻谷者麻布也谷中僧了善自號曰麻谷道人道人奇人也寺曰西福道人乃側倚佛閣壘木作樓自題曰蓮華不斷不剪望之寄如一鳥窠道人時時獨上嘯咏人莫測其意問之則曰吾適我人安見吾所見若夫所觀則鷺林銀臺鬱翁相屬過此以往驪山也右平原前溝渠貴遊之園浮圖之觀往往其置其他市鄽雜處是已蓋郭外西南南限銀臺東隣三田西

盡四分谷之境北則有赤阪而近郭其中周迴數里
寔為麻布亦皆邑屋鱗次溢郭旁流無特異者即所
觀都人士日祈驪山路之所經兒女能言之目熟耳
稔不足為奇則道人所見在彼不在此也或曰麻谷
者麻布也一邑而已道人何以得獨縱其名耶然以
余觀之道人作文奇拔倜儻不為流俗人之言亦類
其為人夫境由人勝情由道奇奇也者無耦之謂也
他日使人延頸舉踵曰麻谷有一奇人而纍纍乎趨
之乎則人將為道人之為有諸蓋有之吾未之見也

因其所奇而奇之則萬物莫不奇矣此記也亦獨奇
道人之奇是乃麻谷之奇哉

張大夫津田君家樓記

始張朝玄洲木蘭阜從物先生驩吾黨十數年矣則
為其大夫津田君屢言吾黨津田君好學乃悅二子
之言顧有意於吾黨君蓋以職事間歲而東也丙午
歲介二子一見物先生戊申復東則會物先生已沒
君遂以干旄來顧余於草廬交既定矣余亦時時訪
君館舍稍知其為人貴而能降富而好學日所求天

下書籍而已。他所翫好亦皆古器物書畫。莫非助雅觀。雖官事鞅掌。苟有餘暇。則欣然相忘乎其中。尚矣哉。君子人之好也。今茲己酉。君還張尋。乃遺余書曰。乃者築一樓。宅之後園。亦游息之所也。非敢可記。抑人亦有言。不言誰知其志。苟可言也。亦唯子之辭以文之。是求子無乃亦曰。若不見何乎。雖然。吾聞之。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哉。願子命之。乃據狀。蓋君第於國城門內。後為園。則距堂皇三十步。其殖則松柏梧桐。槐柳橙橘。香綠玉蘭。辛夷臘梅。楓木相交。

石榴數十株最多。因名曰石榴園。云新樓居中。其遠眺也。則東有猿投三之山也。西有多度勢之山也。有伊吹江之山也。北有惠那濃之山也。又有御嶽駒嶽。信之山也。亦皆以雲物互來其間。其概如此。君書又曰。余樓也。一几一架。所有漢魏詩賦。唐人近體。是已。凡所有研一博山。一古書畫數軸。是已。若乃官暇。率謝俗客。登樓吟嘯。四面之山。亦若有所助。所友朝生木生。是已。即以文會也。所事亦唯相對讀書。相屬酌酒。少倦焉。則杖藜散行。自掃自灌。樂哉。吾亦不知。

身在鞅掌中，余惟君爲大夫數世之主也。貴而富，固其所也。而且一樓陋也，安在其壯觀。即有高山人皆仰止，君安得獨有之。則不知大夫將何以能樂。靜言思之，吾過矣。吾過矣。君之所獨，蓋非此之謂也。夫世豈不以富貴爲樂哉。然且溫淳肥醲腐其腸，蛾眉曼睩伐其性，支體惰窳，精神越渫。既已病與，慾之不遑。雖有臺池園囿，不樂也。貧賤可以樂乎。困辱泥塗，僕賃於野，侵晨昏而弗息，筋力竭矣。猶且不忘在溝壑，或身遊山谷之遠，與鹿豕居乎。即亦刻意繕性，其謂

遺世無悶，然已大轂矣。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足然之音無聞也。每一念昆弟親戚之聲歎，苟非戰勝者，蕭然能無魏闕之心乎。雖有山澤魚鳥，心不在焉，則不樂也。君子何樂也。君子所居而安者，所樂而玩者，可以獨樂，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貧賤富貴，不與焉。推而大之，至於無垠。今以上至黃帝，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自中國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稱廣大悉備，兼三才而觀之者，其唯學焉。高門大屋，綺縠梁

肉、名山川之勝、鳥獸物色之奇、不與焉。君既貴而能降、富而好學、儻亦有斯意乎。夫學殖也、大夫有事、固將不落。即委蛇之暇、亦以享其樂。則夫一樓亦吾樂也、不必崇基飛軒、一几一架、亦吾樂也、不必玉案綺閣、唯其觀於學、觀固亦大也。况乎有四山、暢其逸、有園、殖齊其勞、有二生以輔其仁、是蓋君所獨、樓所因、設也可不謂樂矣哉。余既知君於學、故不敢以不見為辭焉。冥思之至、亦可以作記。

莊氏園記

豐曰：杵人莊子謙有家園在其國郊，乃自圖狀示余，曰：吾先人老而終焉也。於斯傳至不肖，不肖得優游亦於斯，不肖豈復一日忘愉然如聞乎其聲咳於此乎哉。屬之記也。子謙少學西都，還後比年給事其君，述職而東，則從余遊。好學俊於詩文，故亦能狀其難狀者。按園距國城五里，子謙休沐常來優游，有亭亦因名焉。亭之東石崖高數丈，徑自園南三十餘步，北而稍折，又二十步，漠然壁立，蓋南山大勢所走，邐迤園之東為丘，其所窮即崖於此也。石額小樹雜生，薜

蘿垂面面平如削可以鐫字是其天錫之奇不可幾而得而為子謙有焉子謙之請記亦欲鐫之其石也余惟是園也南倚丘壑之蒼鬱乎北有白山白木副焉其間嫩碧之流為大江吐飲潮汐羽衣之山仙人所棲其他寺觀里社林麓田野動物植物之所繁以至園內之制戶牖之開闔遠者數十里近者咫尺加以陰晴風雲霜露雨雪之物日夜相代乎前俾永其優游則亦皆可記者備矣雖然子謙俊於詩文固已狀其難狀者猶且觸興隨感日自為之唯其有之

不待他求且夫百聞不如一見即馳神運思固亦遙想之難存安能十一於千百哉余無言而已唯是其先人所愛心志嗜欲所存必將髣髴乎其山川之間而春秋雨露之變子謙履之必有悽愴怵惕目不忘其色耳不絕其聲者則子謙所愛而慕焉也不唯其優游可知也先人既以庇族之餘優游於此遂以詒厥子謙子謙亦世而不墜必將傳之其子孫永錫爾類亦唯其君與親之所錫無窮也爰有天錫之奇即石亦一無窮也何有於其不朽是可以記遂為之記

記於其石

銘

功力氏鏡銘 并序

昔者

神祖狩參田原、麾下有力介七、奮擊猛獸、驍勇特異。

神祖即野、賜介七圓鏡、賞其武也。鏡徑二寸餘、背鑄繞屈三葵葉、葵葉者、服御章蓋御物也。按譜、功力氏甲人、武田氏、歸順、賜采地、朱璽、藏在其家、從

狩麾下、蓋亦其時也。後賜甲名族若干家於井伊、侯介七亦在其中。遂世仕井伊侯、子長重、大阪之役、從井伊侯有功。孫某曾孫某、嗣至玄孫、今君章也。君章字子舍、好文學、從余遊、乞余銘其鏡、恭惟

神祖過亂、創業蓋有志於得猛士守四方、即賞其武、每如不及、至今赴赴干城。國家者、不之其人、亦其貽厥之一云。古者重器物、大於金玉、則鐘鼎之屬、無論即至、以鑿鑑賞勤王之功、可以見已。况吾邦上古、以鏡為神明之象、如在不帝、則功力氏、賜殊異、它

器足以鎮其家焉作銘曰

維功力氏之先其力如虎與茲器有光庶亦備禦侮
哉子孫不懈于城公侯茲器自視加以文明之休見
爾前慮爾後武王之猷也

古槍銘 并序為松平
傳二郎君

松平傳二郎君其先三河之族當國家創業之時
子孫相繼數著武功遂紀世家閱東都事詳林祭
酒所譜君有古槍亦其先所為隨身攻戰時莫敢禦
至于以槍冠其名今傳藏焉云夫有事不忘必銘物

以識焉况乎斯器有關於功美徵其家聲可不稱述
哉平安服元喬因其請作銘曰

有槍維銳偶戈儼矛誰其執之為王前驅在昔神聖
于征四方矯矯虎臣爪牙斯張爰賈餘勇靡出弗克
黑稍授號栗磳為則休哉承平迺家迺固迺傳斯器
與土之脈

贊

諸葛武侯畫贊

卧為龍奮為虎艱哉功業俾豎子據中土沔陽石兮

渭南壘足以見吾不粗成敗利鈍非臣所逆觀

祥夢圖贊為壺氏婦

如嶽不騫如日之升如松之茂無不或承天保維協
爾夢之徵室家孔固子孫繩繩

張子房受書贊

以道佐人主動而愈出功成不居老聃之術石邪松
邪成孺子者龍邪

說

湯生字之祥說

禎祥者麟鳳龜龍雲露草木之奇乎又何必焉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為大也今天下諸侯之國士
之子恆為士羣萃州處與就間燕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子弟之勤不勞而能雖然玉不琢不成器人其不
學何以見其為鱗為翼翱翔乎其間亦唯天不愛其
道地不秘其才然後瑇瑁以成其器而濟濟可言也
備前人湯氏之子名元禎悅吾黨之學千里問業於
余既冠請作說字之余曰美哉唯學可以滋可以大
可以成子之好學鱗翼將生君子自成亦以成人有

秩者鱗有斐者翼亦皆翱翔乎其間以大成大國濟濟之美是所望於子也請字曰之祥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七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八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八
東都源君嶽
輯按

故法印平菴先生墓誌銘

故法印平菴先生諱正球世醫官也本一柳氏族故姓越智氏為農人三世之先諱正琳生于京師受方太醫令一溪君一溪君奇愛其聰敏以長女妻之且延壽家世所傳禁方盡與之因稱族曲直瀨文祿中

仕叙法印至慶長中仕于國家草創之時卒先是
有子諱正圓叙法眼早卒乃子養故正琳君外孫諱
玄理是為嗣玄理君以延壽家玄孫亦學一溪君之
遺傳方悉得之寬永中叙法印而先生實其長子也
以寬永二十年正月十九日生于東都寬文七年父
玄理君卒先生嗣先生少治診病數有驗官賜褒
賞先生年二十八志於博施慨然曰國家祿養吾
儕固亦民之疾疢是待且余雖三世術尚未精豈可
怙快世恩而坐做素餐紈綺之士哉即三折之勞之

謂何乃請賜告暇之近郊願施田野之醫藥者且
益習其業許之遂遊八王子鄉三年延寶元年召
歸明年為直醫七年叙法眼天和二年為侍醫元祿
元年叙法印先是增祿自茲率間年加賜以至采
地入千九百石前後賞賜金銀繒帛不可勝計云
往元寶之世稱威嚴明斷當時暫御之臣苟不謹有
過多觸赫怒以故人人惴恐有朝受命而夕飲冰者
惟先生出入優游兼為風議之臣後先三十年未嘗
有過失其為人不苟造次顛沛必於篤行居第在城

南寧集二編 卷之二
東未嘗東首臥不趾君所也其謹慎他皆如是蓋萬石建陵之謹厚而有汲鄭之質直且視榮利不眩身居寵祿泊然不有意如寄故不為夏畦之辱亦無批鱗之忤終始以長者見重能保其富貴殆與世懷祿耽寵苟患失之者異矣豈老子所謂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者邪性簡貴不以色親人居家雖僕妾顰笑不妄假而亦溫溫有憚怛之愛好施能散前後所賜隨手而盡無藏餘財可謂君子人也若其方術驗已無數而朝野所共推不復具云享保九年致仕十

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八十五葬於東都麻布天真寺先生配柘植氏生男三人女二人二男一女早喪第三子名珪字君瑞即雲夢先生也長女適高井氏孫三人元喬與雲夢先生交有年恆遊其家頗知平菴先生狀故臨其葬相與議令元喬誌其墓乃作銘曰

似續厥祖命服迺同加以大邑報勞胙功寵榮耀外不如守中維誠有初維質克終有抹彼七起死養生富而能散易持其盈有子受基堂構載成子孫亦世

神之攸寧

版倉君墓誌銘

君之先版倉甲斐君諱某事管領上杉氏為總州帆
丘城主甲斐君生佐渡君諱治清在帆丘屬北條氏
佐渡君生君王父諱治真北條氏隱總之大網里
生三子時國家已一統伯仲皆出仕親藩季子諱
正信有四男君蓋其第三子云君諱九字惇叙幼好
學通曉國家故事入文廟在櫻田邸時君年三十
以薦為史性忼慨質直凡與上司言侃侃無所藏有

盡言名而亦不忤刻嘗以史事一權臣非理讓之欲
加意氣服之君正色辯對權臣不能答內愧之伺君
過失而無隙可乘得不見中後君每謂子弟曰當是
時謂之不畏彊禦然是不難耳第持側目之間而得
無缺矣庶可以教爾曹以奉職勤勞為書院直郎寶
永元年文廟自櫻田邸入西城君從駕為納府
文廟立累遷為納府曹長上綏府無故亡二千金
眾忙不知所為謀共出償而秘之君獨不肯曰此苟
自盜後自悔者類已空請有司案驗以明明公等如

不能我獨告之衆恚怒曰新曹長欲破事邪然竟從君議于時長司頗疾君違衆發言及雜治其事乃佯為推君有幹凡紛雜易過者皆屬君實幸其或失君知其意愈益獨任終始之果得盜小吏中事已白稍稍有為君上聞者得見褒由此衆皆心服正德中為三城宮直長三城者 瑞春大夫人所居也或私謂君曰以子之才陸沈于宮妾兒女之間不亦惜乎君曰子未知吾志納府財賄所聚人動易汚縱能守潔或相連坐安得獨受清白之名乎吾遷自納府幸已

姑且以三城為東方生金馬奚不可也且幾納府多坐贓者雖已遷追責其狀獲罪而君獨以無汚穢得全矣始君自弱冠經事多矣每謂人曰世率汲汲利祿未壯求仕此非大器晚成之志余少勤學且曉當世之務至年三十始仕故遇事無疑滯及為三城直長君已老矣然酒酣氣壯也猶尚慨然曰丈夫即為則與天下事吾雖老憊苟有用我乎何必盡出時諸有司下哉而久滯此職與喔咻嚅唼之徒為伍亦命也夫是時在位相知君者多不存故以孤遠不遇終

云享保十二年夏患胸痛而猶扶病出人或諫曰子之微官何自苦為君曰不聞委吏事乎苟食公祿亦盡其職已不爾算其多寡報之殆近市井商賈之私君子不為至明年病不已在三城病劇輿歸未安席而沒年六十四實享保十三年四月廿三日也葬東都曹司谷法明寺君篤學初事木順菴晚見徂來先生心醉其經術即令二子事之身亦能祛末學舊習益讀六經古文父之道卒通父子常論難以為樂服徂來先生出於誠心人以為儀封人之風聞人藏奇

書百方求之必自寫所得凡百餘卷曰此不獨我所好顧家貧子孫之書縱不當贏金寧不比業田宅為遺後計乎君友兄弟睦親戚為人謀而忠有人問當世事循循不倦叩兩端而竭焉所識或有闕閱不和事必為居間解之至忘寢食亦因此多得無事族人寮友及小吏屬君所為折莫不心服恆誦信陵君傳至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謂實得我心治家有法雖僮僕謹慎為風又恆言妻亦當內助幹家事者也易不云乎家人嗃嗃悔厲吉豈獨和樂之貴哉然

性能容物不皦皦乎俗好酒醉益温克時乃戲言曰
我獨醉世皆醒我獨濁世皆清其愷悌亦如是娶齊
藤氏生三男二女伯敬德為嗣次安世字美仲次經
世字美叔長女適醫官武文安少女未嫁仲叔二子
即事徂來先生者學術夙成聰敏絕人皆國器也銘
曰既竭其才不怨乎不以天則不夢夢錫以濟美知
命樂天不亦君子乎

備前岡山毅軒加世君墓誌銘

備前岡山毅軒加世君以享保十五年終後三年其

嗣子子羽東從予遊乃狀屬予為其誌按狀自君考
默軒君諱次春字季弘臣事備前初備前前少將侯
尊尚儒術率厲風俗國邑並大建學置博士稟生徒
乃令熊澤先生矜式國中熊澤先生薦江州處士藤
樹中江先生於是侯玉帛具禮聘之而藤樹以老且
疾辭不至令其子及諸弟子至默軒君豫州人是時
東學藤樹先生亦以其高第俱與至備前因留仕焉
時前少將侯興學之志方盛默軒君學篤行修兼通
音律為市令然吏事之餘猶出入侯側議禮肄樂贊

成其志遷督學校事十餘年而卒無子子養兄子是為毅軒君君諱次英字某亦生于豫州來為默軒君嗣為人強力有吏才以嚴整率人少以默軒君督學學經術故其治職頗雜儒雅後少將曹源侯時為司郡吏分部而治他部或有劇難治侯乃令君移為之既而治復擇他難治移之如此東西數十年皆有效績人感服其勤勞幹事侯數褒賞三加祿元祿中官命郡國進圖籍又有備中福山量地事及享保三年朝鮮使來聘所過供給備前亦當其道凡此皆稱

縣官靡監之役諸國頗難其人而君乃三以選執其事皆辨焉君又武健過人備之海上有肥前小城人田上某以爭船鬪殺石州濱田人瀨谷某已而田上上岸逃備前國令封人諸有司分走索之君與小林某奔命于西自昏輒馳初更未盡行八十里至備中矢掛捕得田上并其奴以還君司郡之間以疆場重事及犬牙分界民有相訴往返平安大阪及東都數使諸臺率無虛歲而事雖重未嘗失墮岡山市閭風俗淳朴後稍稍游惰君為市令日夜勸民勤業二年

復初吏民大悅晚為司郡總管正要會諸郡吏悉屬焉領任地徵役之政及考其屬吏之治成兼與聞國政尤為重職是時已為今侯先是置二人參治而今侯特令君一人統之而君雖老夙夜視事未嘗有廢滯今侯賞之再加祿凡事兩主加祿五前後四十年無懈怠云年老以病乞解職侯不許數固辭乃不得已免就優宦養病享保十五年庚戌十二月廿四日終于家壽七十葬于國之東南義冢山君天性方正

在職始終人無敢欺侮年高職重乃益敬憚焉然慈愛好施自族姻故舊振人之困之不可勝計養宗族女且嫁之凡十人僮僕年久給仕乃為之買田宅為生或予金錢前後無算以故舉國謂君家富溢而沒時貲財不過辦喪具其清廉亦如是君高祖父加世右近諱孝平上州人永祿中游事江之淺井氏後淺井氏滅時戰死曾祖諱光平仕加藤氏從軍數有功以勇聞王父諱平次繼事加藤氏初生于甲州後隨其君封移伯州復移豫州生默軒君故默軒及君為豫州人君配瀧川氏女德全備內助君家稱賢明婦

南亭集一編 卷之八
人先君五年卒合葬焉生男二人女一人長次重次
元勝女適佐藤某妾生一女次重早死始次重在
時元勝已出嗣淵本氏至此無嗣養大久保重利子
名元鳳字子羽亦好學即請誌者也瀧川佐藤淵本
大久保皆岡山通家也銘曰
興於學施於職吏治蒸蒸宜其享於國

碑碣

會津大夫西鄉守從君墓碑

君諱近方姓源氏其先居參州西鄉因族焉曾祖諱

元房是時松平丹波侯之先曰康長既為列侯曾祖
於侯為從昆弟故事侯家從侯移封或在信或在播
後在濃以至王父諱房茂王父在播生護忠君諱近
房是為君考時外家會津大夫保科正長以無嗣取
護忠君為子正長卒繼食其祿由是護忠君為會津
侯臣時尚幼稍長以其祿讓正長遺腹子復西鄉氏
會津侯賢之別賜食祿先侯德翁公時為當國位德
益崇事詳于徂來先生物茂卿所撰護忠君碑生君
君既長自倅累進參國政有年護忠君老焉君代秉

政襲祿二千二百石。歷事先侯鳳翔公德翁公。君溫
純不驕。時然後言。委蛇有儀。雖燕居無惰容。晨昏謁
親如拜君。護忠君亦待之如賓。而色養孝順不失。雍
熙政尚寬和。人之爲善。若已有之。國有刑獄。未嘗不
惻然動容。然居職不阿勢利。每大議事。閭閻據節而
言。然亦不危激。人莫不敬服。侯數稱其忠良。云素不
好佚遊。所友唯道藝之士。恆聽其說。樂爾寶。永三年
病解職。正德三年致仕。六年丙申九月五日卒。卒後
國中莫不追思其遺愛焉。配赤羽氏。有三男一女。伯

近張嗣爲大夫。仲房成以餘子。仕季早沒。女適沼澤
貞通君。以寬文元年辛丑生。享年五十六。會津院內
山先侯之兆所在。先大夫既祔其側。於是就葬焉。祠
曰守從靈社。吾邦上古神道設教。後世有傳其道。
自會津先侯土津公尊崇之。喪祭遵奉其儀。終則神
祠焉。先侯土津德翁之謚。即其儀云。守從之號亦其
禮所立也。銘曰
院內之山鬱其松柏。神侯至止。佳此窀穸。乃顧先壠。
列峙不隔。於乎守從。舍斯奚適。

實元島君墓碣

實元島君諱利榮世紀人少學京師還有紀國之邑
 在勢君因為小吏其地非其志罷為臣加納侯侯既
 從紀來封列侯方其草創紀綱寔繁君以老臣統內
 外為政藩中大治以加納侯居樞要四方莫不願一
 接君而君愈廉謹侯亦委任買權者不得詣焉獨有
 志於興文學愛縫掖之士前後推薦若而人恆曰老
 矣吾則斯已得見善學者猶已學之其忠信亦天性
 云享保丁未六月十四日疾卒年六十五葬于武州

豐島郡崇源寺君考宗西君諱利則娶小野氏生君
 而出再娶植田氏實君所母也孺人栗屋氏一男名
 利永嗣仕一女甫十四歲其所善呂生為其子來謀
 喬亦嘗見君知其狀乃銘其碣曰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臣之休休奚必自學為

隆元公子墓碑

隆元公子諱久英字一學加納侯第二子侯先出藤
 氏其大父諱久利仕於神祖食邑常茨木分賜
 諸族於紀藩遂為國臣及侯侯東都公子以寶永乙

酉某日，生紀和歌山，疾從。駕之明年，公子亦東，享保戊申冬。召給事馬壬子元日，賜六品服，以朝。是歲卒吳門邸，實享保十七年壬子四月廿六日也。年二十有八，葬東都城西四谷戒行寺。公子天性孝，謹在官精忠，先是疾經年而未嘗就臥，口不言苦，少間即朝，居邸浴櫛盥漱，定省不懈，人以為不疾。每謂左右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奈何可忍！」一日使父母視其困頓，嗚呼！余疾雖不弔於孝，有關哉！所以湯藥是謹，以冀速瘳，是已已而疾病疾至，尚猶改容起坐，強

食，示不困，飲膳湯液，唯疾所命，及不起，皆知其為力疾。公子弱冠，文武所習，兼究其技，尤善射，日習所發，率二三千，或及萬餘，時騎射命中，如破，以為身承國恩，不如是不足以干城。好詩嗜史，學書工古人風，生平愛衆恤下，於是邸臣賓客義故，莫不哀慟痛惜，乃欲以志不朽為之銘曰：

行先乎孝，移忠于國，有行不必有才，有才不必有德，翩翩公子，于嗟為人子則。

文莊先生墓碣

先生姓平諱玄中字子和奧人也因號金華早孤既冠族人謀令學醫東都數年非其所志更為儒初從徂來物先生問修辭物先生亦視一隅已未幾出其所為所未嘗聞如探諸懷是時物先生方誘進英才乃大奇之顧謂喬等曰未嘗見進取如斯人古狂簡哉吾無所裁乃日夜益憤勵所著必機軸於己遂稱大著作云為人磊落好倣儻瑰璋之事故其結撰每欲驚人又滑稽多端敖弄一世以故或見謂狂好奇然性喜善疾惡視人善不啻自己若將加諸膝不置

飲酒忼慨時或激烈至泣下一有惡聲及其所善搯擊欲反之甚於己私後乃稍稍折節然其義氣著於心本時發於感慨有似而非者蠹害君子乃曰彼何人斯爾居徒幾何嘻笑耳然亦微示其絕作文恆稱獨不見斗量乎人非不容而出之二參我即一斗亦用一石亦用不知其他卒後探其家素貧不藏一書所抄數卷已人始服其才量後為守山侯儒官年四十五卒享保十七年七月廿三日也葬東都城北蓮光寺配神田氏生三男二女長元幹字國禮女甫十

二餘皆未齒沒先生貧甚而其所善者至擊鮮極驩未嘗以寔為辭每至令有急不得去其愛人亦出天性及卒知與不知皆為流涕既客死無親則姻家諸友爭義營葬遂立石守山世子好學師重先生先是刪其稿行于世於是世子即謚文莊先生命喬作碑喬已為友二十餘年先生率不可人而推喬居一日長亦其義氣所許乃爾皆謂如真兄弟至素服受弔遂不敢辭作銘曰

天假其文不假齒千載懍懍神不死神不死兮安其

理先生之墓觀此里

英岳岡田君墓碣

守山岡田大夫彥愛狀其考英岳君諱宣紀屬喬銘其墓乃受而按其譜蓋其先播明石人本今井氏後從所仕侯移豐小倉水府推恩侯刑部公取于小倉時君父諱宣門勝夫人于東都遂臣于刑部公君童而聰敏公奇之別賜成人祿更族岡田及今侯嗣而受封守山君已以世臣之重有勲勞加祿為大夫秉政性敦厚寡欲愛人好施司職數十年眾服其仁數

告老疾欲得其重不聽享保乙巳固請致仕乃給養
 老祿優焉初娶甲郡內人井古田氏無子養水府中
 澤氏子空汎於是繼家享保癸丑九月八日君以壽
 八十九卒先是井古田氏以寶永己丑卒合葬于東
 都小石川常泉院其繼空汎字彥愛今為大夫克家
 乃為彥愛作銘曰
 八十有九仁者之壽天道既爾必祉孫子

書蘭陵生碣

田中生東都人諱良暢字子舒號蘭陵以享保甲寅

田子舒東都人
 其叔父則富春
 叟也

二月廿五日卒年三十六初余與生叔父富春叟相
 識生年十二三恆居叟家時已視其為人自幼尚氣
 慕豪士風長益勵學遂事祖來先生後居駒籠教授
 生徒癸丑夏得疾然有間則講業不輟踰年疾益苦
 漸至危篤乃又援筆作詩談笑少焉而沒生以通家
 子親於余二十餘年嗚呼生壯特氣其躬不甚愛惜
 故至不起乎亦命也夫然以此終志可悲不娶無子
 門人營葬山谷瑞泉寺而起墳來諏于余余乃采其
 垂終作令書碑陰庶足以槩其生平其詩曰華陽洞

裡幾時遊聞說神仙修玉樓此去欲攀藥珠樹雲間
白鶴已來不

祭文

祭祖來先生

嗚呼文武未喪道由孔存祖龍身我燼餘乃昏封圮
縣開禮卑刑尊物隨世異空理愈煩明明皇朝三代
為則維此先生生此東國依經發經微言斯得而先
生逝矣嗚呼哀哉昭回在天流峙在地人而不文誰
知其志岷之蚩蚩左言為異維此先生日照心至芟

八句

六句

一段

十句

六句

十二句

八句

十二句

彼慕蕪原泉自致儀刑左馬古辭乃作其詩伊何風
雅之索含李兼王爰振末弱而先生逝矣嗚呼哀哉
覺斯德行于何不臧彛倫所叙一弛一張加以兼善
數仞為牆才為世出亦已載揚天德下照朝見有光
俾世矜式將興國章而先生逝矣嗚呼哀哉六藝絲
分九流雜糅恢恢先生網而不漏醫卜裨官觸目迺
富孫吳申韓靡藉不究濟濟多士斐然是裁為圓為
方斲成唯才唯才則成鑽仰子來言笑晏晏俱上熙
臺唯長是視尺短無猜納汙如海是以為恢而先生

六句

逝矣嗚呼哀哉喬昔辱忘年謬同寮寤冀附旄端寧
 有毛彩湔拔乃顧長鳴駑駘載去載臥衡門之下薄
 言往遊樂茲盟社豈謂無人傾心如馮逝矣命哉天
 不暫假嗚呼先生胡而棄予人之云痛誰不我如豈
 我獨哉何獨歎歎視天夢夢逝不可沮中心如裂泣
 血有餘百爾所懇答言則虛矢奉永誓弗忘厥初神
 之聽之維其舍諸嗚呼嗚呼哀哉哀哉尚饗

題跋

為西臺侯跋畫卷

書畫雖物亦有知哉神物而落俗手可謂一厄矣狩
 氏所藏宋梁楷畫蠶圖相傳以為橫披三幅蓋絕品
 也西臺侯覽而愛之令良工摸留之它日至則裝作
 一軸首末既具大增神彩侯曰世以碎錦玩之可惜
 也神物終當合此且雖摸不亦足以雪其冤哉余曰
 顧虎頭所謂妙畫通靈猶人之登仙豈是乎侯乃笑
 蓋侯所好雅古異於世俗非獨其學矣

薩州八咏亭卷跋

聞之薩人其邦之勝尤佳者為新築地蓋山海並絕

也。樺山氏家園坐而收之，乃作八咏亭賞之。如此卷所圖若誦余謂詩一也，和歌一也，圖畫一也，固為三絕。然非有此勝未足施此技，則景絕一也。世之俗士謂山蓋高，謂海蓋深，非不觀也。苟無勝情以會之，不啻牆面，則亦樺山君好事其絕一也。可謂五絕矣。雖然，山海吾勝也，五絕吾絕也。吾不帶芥者，誰居薩國之為大，無所弗有。己薩安養湛公為其邸，來修護摩于東都，則為樺山君屬。余跋余得閱此卷，爽然自失乎其絕之富。

跋徜徉亭諸作後
會津西鄉大夫因或人示余其家亭諸篇，記若詩備矣。蓋徵跋其後也。余方輯故物先生遺藁，既得讀徜徉亭記，想見大夫為人。今之諸什亦皆海內名家儼然列也。如與大夫交臂，一亭之上親賞其奇觀，猶尚大夫徜徉之無已哉。徜徉之意物先生已悉矣。余尚何言所可言也。唯是余不佞之廣覽之知，不能即槩其勝續貂諸什。若夫遠寄冥搜，遙為之咏，則諸君有焉。余也有愧於孫興公耳。

古今隸類跋

隸之說多矣，字學家聚訟難可以理焉。岡玄明作書，公聽並觀，豈惑於眾口哉？玄明之壻倉伯頌，好學遊於吾黨之間，乃使余有言乎其書，然余之不能言，益耻疎於字學耳。雖然，玄明之學古今為徵，兩造具備，識者其以為簡字，豈待吾言哉？則為伯頌題而已。

題明詩評首

明王弼州品藻李何一時之詩，遂及滄溟同時諸子，又上及明初諸子，通若干人，取譬離辭，商榷幾遍，意

其壯歲技癢所為，因擬鍾氏詩品耳。卮言所稱二三相出入於此，此蓋其相稱五子彬彬，未為出謝而登吳時之作爾。故跋語叙及宗徐與梁，不道吳明卿，然則後著卮言，間仍用前語耳。有圖重刻者，示余時長門瀧彌八在坐，刻者就乞檢閱，且曰：上木之舉已急矣，斲棗待之，彌八笑肯之，去一日夜乃句而授焉。刻者復索余言，余即徵其筆，隨意到無疑。王著以附其首，既無別本，對校刻者又奚迫促，則疎漏所不必問焉。

題陳臥子明詩選首

宋人之詩取諸古唐古唐而非矣明人之詩取諸古唐古唐而是矣夫既取諸古唐何以非哉墨絲楊岐本同末異固矣非獨末異本亦有是非矣所以慎所由也近時稍知明詩之是人喜言之則宋詩之非無惑焉雖然夫既取諸古唐而非矣取諸古唐而是而非矣不必無焉非而非矣無惑焉似是之非有眩焉故明人之詩選者相與行於世胥如志也然亦有肖焉是有肖焉非有非非有是是有是非有非是惡乎

定選在其人耳而後由此之明由此之唐之古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至于取以成我亦在其人乎亦在其人乎是選也頗肖焉已近是已此已不為東西緇黃亾害也已苟非其人或以之是或以之非非選之罪也則後之是亦足以由焉烏石生以新刻見示因題以此言

祝枝山赤壁墨本跋

祝京兆書赤壁賦余所視烏石生舊藏雙鈎已未知真蹟在誰家酉洞烏石善書有墨癖近令用作墨本

南齊集二編 卷之二
比之雙鉤，既如畫龍點睛，飛動風雨，快哉得隴望蜀，真龍可想耳。不患葉公之走，但恨其真不見也。姑且用此解饒空矣。

為坂子祺跋歷代帝王圖

古帝王譜謀尚矣，史之有表，蓋亦其物云。乃上下數千年，綴續其事，蓋有之，然太煩太簡，適其要鮮矣。長州坂君子祺好學，有弗究弗措也。乃讀史之際，帝紀本末，表揭一圖，以備覽焉。亦欲因此為力，而自求其饜飲，乃開之，則帝運所次，閏位僭偽，所交錯，且

懸星羅抵掌興廢於咫尺，遊目本末於經緯。夫讀史者，雖強記乎時，或瞻忽其泛覽，則豈不為綱舉目張之裨哉。固亦可與天象地輿參焉。同人德懃，令刊于世。

題芙蓉菴八詠後

芙蓉菴景勝，以余所觀，不可謂之非幽境也。然萬公坐觀嘯詠之餘，乃有所題，則一草一木，被光生彩，林苑海嶽，倍於舊色，千萬矣。詩豈可謂不關造化哉。世言禪者，皆謂瓦礫說法，法則吾不知，已也。亦且逃於

法而詩其瓦礫乎然萬公為德海內景仰既無異論矣則詩豈可謂不關玄理哉雖然是唯余所知乎爾則獨為萬公道乎爾

題明七才子七律新刻

此集也世多有亦未審何人所選原本數刊首簡相夸書同人異亦皆假託知名之士無取也余初且謂注攙疎謬率屬市井虫眩而已然已疑其詩所采頗精焉本集如林不無蕪穢及於比技視之彼翹然者固非盡於此然此所抄亦無害其萃焉按嘉隆七子

七律海內鑽仰雖魏張諸人雁行一時哉尸祝李王之至往往私錄其選今其所錄雖或未見想必作者所自可乃從而親受焉精之又精可知已尸祝李王并及五子當時所列其有焉大抵明詩之選不尠焉以余寡見此為尤也則此集也疑亦同時之人所為若先有選者未定亦不授之人後頗墮偽造家手未可知也不據其真即託其假必有以也既經偽造或妄意增減蓋有之夫詩苟可誦乎餘蓋不必論也西子蒙不潔吾幾失矣物不可以貌取也如是烏石生

所拔濯濯哉可謂美人出浴矣芙蓉萬公好詩擬議
李王既與之化深愛七子又愛烏石生乃請之序
公既序矣猶且以非其所為道顧余今有言余不佞
於萬公承斷金之交久矣則余心所同公序既盡矣
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亦唯悅烏石新之又重述萬公
之言既以盡矣題以為徵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八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九

東都源君嶽
輯校
書牘

答獨雄師

仲夏有雪軒師致師書不佞有移舍之舉忽忽不報
一二下悃託雪軒達之爾聞今年夏社眾請師為首
故是師之德之素然亦天龍推服可知也雪軒乃為
師云此會也諸相識莫不投言者亦欲使不佞作賀

頌至師之書亦及此事乃當敢修一介敬辭以賀者
不佞分也惟是斯役也師之道乃爾諸投言頌德者
亦唯於斯天龍推服前圍後繞者亦唯於斯不佞於
師道道已不同則不啻聾者咸池即欲飾固陋之心
不亦虛乎與其虛如勿作是以嘿嘿而已不佞一愚
俗固不足以為重其際何乃至見懇求哉前已辭之
雪軒想亦達矣頃日秋風已至解夏亦過伏惟道體
安居百爾結成此為欣慰四五年來諸衲自信至者
頗好文雅早已傑然異流俗之撰莫不皆曰某所有

雄公者不佞於師詩不可言非同好則有是哉師之
化及也不佞之喜可知此且所知耳今乃以其所知
推之其所不知則師餘事既然想亦師之道之大天
龍推服可知也是豈容不佞之言哉報答一二并為
解以付雪軒師還不盡

答德夫

以吾兄之誼喬而久不走請無狀可言哉乃者不遺
辱貺書問且俾得與聞餘論吾兄之厚何以報之來
示曰物先生贈于生序語與人爭非德義事惟足下

切直不欲使吾先生惡聲入於耳至誠所激至有不
悅乃以喬為可與謀者不惜諭及即喬不肖亦已從
諸君之後如足下所病豈復恣然視若越人肥瘠哉
然竊覽先生所論一唯習已難化學亦不明是憂其
或不免言而多貶刺乎即吾儕生平所以憤悻發
者亦每由是而進弘多矣則先生警聾俗之切蓋有
時而不得已也不然先生無敵久矣人皆所知也何
遽至以一文辭求勝流俗也哉至曰譏洛儒舌耕今
乃按文義察其前後非專為舌耕而發此亦獨惡洛

儒坐安其小不復思其外夫已不思其外習尚為意
前者難變後者益固樸邀終身無日竦神化豈不悲
哉乃譏諷之意要蓋在斯如仁齋率乎所習固不指
為習舌耕彼已豪傑則亦獨惜其所見未大耳足下
高明願再思焉過此以往非所宜私議故不敢具答
已雖然足下於先生不苟阿順事必相質乃先生而
聞之豈不以益者待之哉於今愈見足下之忠誠餘
相見之日盡之而已喬及家人老少無恙不煩為念

報于士朗

得七月十日書秋風再至隔別增感書辭之切實傷
吾心至於玄海之屢走海西獨有之猶滯泉南邁往
之氣動則蹇艱天其故苦其心志乎不可知也顧彼
皆有所闕造物惜秘大率然也了願今已用事東門
學雖困冗劇宿志所在乃為可喜江山人蓋古俠客
之流亞乎趣人之急甚於救火淒淒風塵亦未可咎
耳東都諸子仍舊子和時時繼見不佞環堵今且就
安然鶉居不定即所容膝大都不能三二年覆載之
際立錐微也而造物之吝於人如是亦自笑耳貴字

說可謂精矣苟可何憚變改慎時自重
答了願師

七月之書併諸佳篇得之甚哉師之好斯文也裨益
從事師不寧息前已聞之謂即所好恐不若宿昔之
專近與麻谷子一言之頗作嘆惜至奉書辭筆研因
舊餘力不遺確乎君子之志人安可千里察哉師之
戀戀斯文屋烏及不佞愛我哉諒亦厚矣京都諸勝
為不佞紀之乎使人目想五絕一狂奔詣殊自為佳
乃和以效之聊亦操土風耳顧余不即歸山川之靈

之謂何佳篇所具二于款密之狀之二子固難得之才也益知師樂乎相觀而善秋來宿病復發病餘困倦草草裁答伏乞昭察

與島歸德

聞近已除服從事想以靡盬故不得不斷恩與情亦可悲爾來益復濶焉計當執掌甚哉喬之不敏於事嚮者足下儼然在憂也乃不弔人孰不謂喬也有一日之哀於其交誼乎不知所解亦恃母失其為故耳夏時所承屬佳稿前已面及偶因遺忘謂不承領近

檢篋中得之方知紛冗之際忽焉留月餘怠慢不恭可勝謝哉今乃點檢奉返廢格之罪幸恕而置之伏乞休暇見臨

答玄海師

海西三千里每一念未嘗不歎恨其遼絕即雙鯉可憑浮沈什九徒悵然於邑乎西風耳今春大音寺之便一接賜書輒當具報爾時其人即發問不容日以故恣恣布烟如前所啓近有傳師已到京者但未審其實否姑且寓一封于家陳前書所不悉云爾海上

何時布帆無恙不知果卓錫京師乎前蒙問訊不佞
近狀舊病時發動輒作數日惡且脚疾爲痼率非籃
輿禹步不能每有雅會途路艱澁方已損欣樂之趣
師所知昔日之歡今復幾絕亦惟老廢自然至此後
來所期或且絕粒從赤松游乎不知其他承問孺子
可教幾何寥寥如故耳久與兒輩對徒覺體羸固亦
不似處宗鳴鷄可爲一笑佳稿卒業返上賤家老幼
仍舊不必勞道慮涼秋自愛

與書中報于士新

書到梁壤已來二子孰不相視失聲者每會襄事
忽忽忘言近已卒哭神氣少復至讀足下書泫然感
至且泣不能即竟及其千里景仰一朝相失之情不
自覺涕淚交頤有是哉足下良璞未剖之其人泣血
以相明雖然足下知夫子夫子亦知足下修書一反
神交既定不必論其面見不見則比之陵陽亦可少
慰云且夫足下不安許穆雖不佞知之况夫子之明
卜筮不啻乎古人誦其詩觀其志足下之微言已在
令弟之並萼已見安在其不知足下邪足下不果執

鞭弭於夫子前想亦其所恨耳大志哉設令夫子之神在亦當領之地下惟不見親吐足下意氣其不讓乎當仁雖不佞亦所恨耳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則楚人咻矣天下壤壤焉往而不白眼非獨足下於洛是可以爲慰若乃東方之盟不佞菲劣即宋襄之霸奚敢企望無已則亦惟陳穆以無忘齊桓之德修其好而已然葵丘之盛不可復見則不佞之悲可知也令弟先已相弔想亦同足下之痛加殮自愛

答獨雄師

淳師東遊得春初書師之退然不佞唯其疾之憂今乃知禪牀平穩遊戲翰墨乃是信中山川之神隨師如意指揮唯命即病魔亦當退散幸甚聞拙集刊本書坊近已致之信中是何足供覽然已刊矣今不必掩其醜亦惟有人愛不佞之餘弊帚千金遂至令貽覆醬之耻耳豈敢辱褒賞即至比之有德者言亦師之蔽愛之過也不敢當不敢當師之翰墨日以陡健是爲欣羨惠詩春來冗劇今未做其響請待他日信紙謹領嘉贈遠致何以酬之聊具答謝不盡

答富春叟

夏日辱書不佞有采薪之憂不即報得無見罪怠慢
邪老兄足下近狀益壯幸甚嚮所呈拙文厚賜賞譽
謬命知己不佞以笑而置之爲幸奚敢當其一二惟
是追憶往昔垂二十年而嘗托未契之有日伺知長
者所趣舍今且每想見左右未嘗不光範在目抑心
之所蘊亦以發也乃一有當足下心乎則偶斯不忝
神交之誼不佞乃安焉耳徂來先生長逝之痛對諭
益復潸然不佞幸以室邇時時得咫尺其側何圖一

朝奄忽見背恨可言哉竊惟老兄之情千里遼絕索
居作勞遂至終天不可復見傷如之何異恨同痛可
以爲相弔矣來書所示二十年前曷維其忘而東
壁已爲異物先生亦此下世當時目擊亦獨足下與
不佞已一大夢哉可以爲相泣矣不佞少老兄十數
歲然而羸病憔悴髮已斑白昔時之態今無一存者
每聞老兄矍鑠之狀徒以仰羨亦惟蒲柳之質壯心
日灰雖忝同出處人之相去安敢望松柏之姿哉他
承過與亦推寵之甚也固陋自愧何以稱答惠筆祇

領重貶病廢之後未堪翰墨且先布謝下情不具

答玄海師

自物夫子逝忽復一年心喪之感無睹而非慘感者
近得師書重及斯事悲哉讀之猶尚如在初沒雖以
師之縣解安能曰夫子順也而止於懷乎情之所鍾
不獨我輩向有人謂師也脫然已作持律開士則於
一切幻境無復係心即諸子每會亦疑焉則云我輩
迄今以斯文為一大事因緣若師沈冥空谷得勿冷
笑邪然先是上朗以與師書稿寄示云上人於翰墨

味盡如脫屣今又讀諭示佳稿而後知師未投筆研
而傳者不可信也夫師嚴持戒故自其所見不有大
小經論者乎必不可廢則以此窺師伎倆淺之為丈
夫也物夫子逝矣然冀神理絲絲不與氣運俱盡我
輩依舊尋盟斯文則視師猶師師無亦視予猶予與
是所恃而言者也師豈有聞哉山君尋岡伯錫亦皆
以今年隕矣後進領袖彼皆有待者一旦先朝露不
可痛哉不佞疲蕭重以水沍為疫自夏涉秋率在林
褥近乃稍有起色猶復憊翰牘即一二不次如此師

也東向之志則已矣不佞西歸之計則未矣蓄思所
在何時可言

報水斯立

日物先生未沒也每月旦靡弗推足下海西豪俊則
不佞私心既已欽之近不見鄙遠辱下問輒當報謝
以陳願言而水潦不時大馬之困暑往寒來綿綿卧
病闕焉以至于今耳嗚呼物先生溘爾逝矣即不遺
耆老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凡海內苟投心于門牆者
弔哭糾紛孰不仰天而叩心况於足下千里相知誼

踰咫尺今且對諭益悲其心墨君徽凶問先已有人
爲我傳之愕然久之嗚呼親言足下之心而相泣者
非斯人乎而今化作地下客來諭所及益悲其心不
佞往年一再交臂君微于東都翩翩濁世才子也如
何不長年承問先生後事先生春秋六十有三東都
三田有長松寺實先塋所在乃就葬焉墓石已立不
作私謚篆曰徂來物先生之墓而已碑銘則乞之今
參政西臺滕公公心既許之但亦以朝務故未敢定
其成否太宰德夫爲志埋之先生無子養其兄子字

大寧即今為後其遺文遺書若干不佞劣劣承之經紀之行當上木病後精神未復裁答不多具統祈亮察

與于士朗

邇日辱見念及則望君彥致其意且云令兄舊病頗復作劇俾人悵悵今不識日有起色乎足下之勞如何聞移居柳場之北較之舊僑市塵殊甚想亦里仁令乃得所擇哉然不知有昔時馳馬章臺歸畫婦眉者乎有則固不當足下之意閭闔之外牆東之旁王

君公所居足下避世之態如何不佞春來舊病日已乃以暮春之盡攜子和作鎌倉之遊他冠者六七人即不佞無勝具行步倍故亦未至邯鄲之匍匐則壯氣可知乃者稍試故業向所諾重刊滄溟序就藁乃以呈覽亦未知當足下昆季之意乎否即待見可尋且淨寫所憾者么麼之陋為大手筆所壓蚩鄙益見才之所限蹙跬不及不如令伊人獨步然不使世疑其文嶮怪是謂不佞志亦未知當足下昆季之意乎否

報滕維迪

相中之興實難忘矣。得足下書，益復勃焉。即與二三
交友，並攀江島，俯臨岸腰，阨危不啻哉。大海所觸，受
衝萬里，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已卹然其日也。天靈四
消，輕風不振，猶尚餘波，渤蕩乎獨湧。風濤之時可想，
遂乃匍匐而下，就其腰匝之，則倒巖礫石之間，待奔
潮之前，却拾步而進，然後殆且驚，驪龍眠而奪其珠，
掣巨鰲於窟中，絡之鞭石，令之前驅，直到扶桑之津，
足下其志之天下之快有若是者乎。維吾數人者所

爲趣耳。今已歸塵境，仰屋一想，尚足以滌胸懷，螺殼
之琛，魚甲之錦，即兒女子遊者，亦往往稱之。安可比
丈夫之觀哉。買魚小壺，索漁家飲，采薇勝巖，就僧菴
茹野興，蕭散亦皆可記。建長燼餘，頗供好古之癖。鶴
岡之祠，一覽之亭，流俗亦能言之。則要非奇勝者，唯
是懷古之情，不可遏止。不佞有詩寓一二耳，聊以供
覽。若夫緣覺之失望於佛牙，至今獨笑。金澤之老禿，
陷井之蛙，哉子和乃謂觀於海者，難爲水。誠然。今且
思欲以八九月之際，再遊江島，縱觀狂濤之風色，復

任小壺魚蝦以下酒乃入鎌倉則訪沮溺之輩令具雞黍信宿而歸不佞之志也足下豈猶有意乎

答滕子萼

昔者得足下一二大作於次公讀之則嚮往久矣是時物先生未逝田生亦游藝東都每會未嘗不抵掌能成人哉次公也何先生逝矣田生亦西歸矣悵然乎彼一時也近不見鄙遠蒙慰諭意氣戀戀一如故人得無不由次公所厚假田生所先容邪嚮往之願既已諧自足下不佞固陋奚自得哉即不敢當足

下所望然繼此以往敢不唯命是聽次公以三月稅駕東都今乃時時繼見杯酒之間尚猶抵掌足下者諸君子云

答龍彌八

吾友次公何以育英才之如斯盛也豈不亦大邦濟濟之化乎前已驩田生三年所尋得滕生二三諸子於其所著今又惠書辱足下諒則知與田滕諸子斷斷如游息乎泮宮之間佳篇如璋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即為次公故愛及不棄不佞亦何幸得旁觀次

南齊集二編 卷之十
公所樂遙接大邦多士之林乎不佞病廢雖不敢當
推獎之過足下厚已命之矣他日行李之往來亦唯
足下有教

報芥子成

得書知足下筆研與起居無恙深以為慰不佞落落
故態耳但亦相中之遊頗償勝情如所承諭不佞每
每喘息於奇疾今年稍蘓乃爾幸不勞垂念二于北
移足下咫尺周旋前已遙想為之自喜今復得諭益
知其筆研無它足下其勗諸自二于興于吾黨何以

爾後不聞復有其人以神州之靈作此寂寂吾恐為
四方所嗤不佞雖自棄乎未能愜然鄉黨之情也足
下其勗諸佳藁唐人之踐徑哉足下素無宋氣之茅
塞其心故一往即至焉後來亦唯學以緣飾之是已

答雲洞師

諭示并二論讀之知師之大悲悲世之大惑然有說
老瞽引衆瞽魚貫而行乃抗言曰噫汝曹微吾何之
少焉號曰有石黑如漆勿蹶衆皆曰諾有牛之白頰
當路勿觸衆皆曰諾既而有潦深至沒脛老瞽曰厲

乎衆不應揭乎又不應於是老瞽亦懼已履之乃道
 聽而後進自不自觀之不亦可憫乎然瞽又何別白
 黑其於坦途衆固慢然聽之而已方其將陷不能可
 欺而逃則雖老瞽之妄亦不能自信其抗言又不能
 使衆信其妄今世多類於此衆信不其然也害而已
 唯是衆旨悵悵與夫人為徒三人行而二人惑猶或
 不至今也不唯大惑師雖有祈嚮恐不可得強之故
 曰莫若釋之而不推己

與越君瑞

公之琵琶無恙伏想涼臺之上雄風之至猶能弄數
 曲民故劣劣方此苦熱唯有喘息耳但暑已極秋氣
 且至然月前節却計亦盡七月氣始可蘓聞公得第
 修飾成不想亦佳集八月邪秋風時秋風曲庶可以
 解適日鬱燠之愠也以日為歲

與子和

炎熱如坐火山非彼中鼠殆不堪也近濶哉不審有
 何情致泛舟之約二三子果不背邪不佞羸疾不得
 追陪亦君所知大都苦暑雖甚畏冷亦多取涼以適

未能也縱飲作氣以冒冷未能也頃日止酒頗覺小
佳下舖時三四微醺無害耳則亦不全斷然過此以
往體中不適吾向所謝亦以是已萬事憤憤興趣都
廢伏想足下糟丘之業行將成矣吾怯故自見笑是
喬也

報玄海師

四月辱去年報八月始得之不知中間留在誰手不
遇殷洪喬猶是幸矣伏審山中清晏即草衣齋食貴
體覺健老聃云外其身而身存不誣也與夫西山多

奇諸可怡悅者益令適師之心其然追想往昔以師
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噍類固將不堪果哉師志也
高文祭物先生見示反覆泣下不佞方緝先生遺文
贈師有云不久將埃君於白雲鄉驚惋不置至讀師
文亦言其應識何乃青雲不生脚下而遊帝鄉之速
邪識乎識乎憂必讐焉可為悲恨

報江寧泉

昨承書諭審以藩職復東之狀伏惟從公于邁之役
周道如砥福履可知自先辱一顧寒暑且復五易矣

東西千里、逝矣、何思能及、尚猶不遺、忽見下存、驚遽、
及復之、誠有如諭、唯是過與之厚、非不佞所敢當也、
益報汗耳、外賜如珪、大作奉誦、不置分當、和呈徒以、
不佞羸疾、日加筆研、日拙乃四方君子、謬以為喬也、
可與言、靡不日致投章、且以試其技、窮即不佞以不、
給之才、日應四方之責、疲困亦甚、至每每甘心抱不、
報之罪、耳伏乞諒察、貴价來也、不即報、以至今日、且、
報卒卒不具、亦以是故也、官暇幸一臨貺、萬容面謝、

報津宗榮

六月徂暑、不佞猶能賦、苦熱行、自遣耳、體復可、可勿、
見過、念得書、即知起居、且聞三過其門、而不入、勞哉、
足下、然方此、歎蒸民、亦瘁矣、僕足下、蘇者、不鮮、則仁、
術也、惟願珍重、惠扇云、是貴鄉、製乃一揚之、何來萬、
里、風颯然、動座、陶弘景稱、雲不堪持、即足下、贈風神、
仙之術、無所不至、哉、賜示蘭葉、并省所考、誠然、誠然、
幽香襲人、真九畹中物、哉、世人憤憤、想或未知、因記、
弇州、宛委餘編、載蘭數種、或有所徵、今忘其詳、尋且、
索出、呈覽、滕維迪、前日遠行、墜馬、有如諭示、爾時不、

佞亦在伴。因責倣杜甫作歌而不成。即已罰杯三灌之。則此子醜且口徒稱覆杯中。淚已止。傷可知。七月初二佳集見邀。且諭滕生之作不成。罰以金谷之數。想亦奈此生不畏觥爵。何足下每云姑且妄說鬼耳。蘓長公不為吟。哇乃爾亦自為佳。遲此期。

報獨雄師

信人致九月念八日書。辱諭以衆請已住金龍。幸甚。想師素厭紛囂。乃強從事。固當不得已耳。然事亦稍有所堪。而一許之。則緇素幸甚已甚。即憫然垂出世。

之慈亦惟一片婆心。可因知法體之健有加。往日也。先母之逝。忽已小祥。方蒙遠弔。摧痛如在。初喪且泣。且謝。又諭初托。奧僧指示于今。未達不知浮沈。何許。聞大淳師還山。無恙可喜。時復周旋。願煩致意。不佞近又有移居赤羽之干。雖華門圭竇。頗有拮据之擾。且信人之旋。率迫不日。纔開辱緘。即便附報。以故具答不盡。佳稿見示。姑留奉閱。卒業以上。有一門生。川證金龍所係地主。即人也。後便附此。冀不謬置郵。信紙之貺。祇謝遠惠。草草不次。

報清泰禪師

廿一日廿六日間
日止後則可見
其不欲速也

本月書即至，峽路之阻，置郵不滯，為喜。乃開封緘，伏
審禪牀安穩，時復遊戲翰墨場中，愈益為喜。往別已
來，俗諦煩囂，坐困物役，不能奉一行起居，故當見呵
而反得不吝爾音，遠自空谷，辱賜金玉，且道及文章
翰墨事，因采賤技，過謬賞譽，雖師好事哉，亦何見借
獎之厚也。高作見懷，益感篤愛，輒當和呈，以謝。惟此
寄即以廿一日領之，而責報者期以廿六日發間，日
止幾加之問字之客，旦夕齋至，簡牘應酬，雨集是以

不遑附上，與他諸佳什，檢閱之役，并請，俟後便諭。欲
卜養閑之地，於府城之郊，乃命不佞，豫擇團焦名，與
其所以名焉，即亦他日之便當有以請。

報竹春菴

頃者始奉捐書，不以數千里之遠，厚賜下文之誼，奮
不佞謬承眷愛，寵幸何如。日先生東，數過護社，奮時
阻於事，不獲一接顏色，而竊聞高風，欽仰久矣。乃不
自量，敢私神交，十數年矣。今審德音，過令列舊好之
末，則益敢自信，嚮所以私竊者，果免於擯棄，亦幸得。

其所托也去歲恭聞華誕之辰不腆俚歌聊奏爵者亦其所以不自量藉以見神交之私已矣即何至多辱懇辭枉蒙稱譽伏惟先生足下大邦儒宗耆德彌劬引翼之敬几杖之優故且祭酒於養學間况令子先生堂構既高紹濟其美家門之業不已優於籟金耶於今想見其盛惟日加肉食乃為斯道以期頤壽此喬既忝好交之末因附答謝猶尚稱願維祺者爾

報新菴竹文學

向接華牘披覽拜遠貺之辱往歲尊翁先生初度因

邦生敢進蕪詞唯是叱置為幸不圖勤勤辭命厚相推獎伏聞先生足下繼譽承德既已褒然儀式大邦千里之外莫不嚮往今乃顧錫高意一如舊相識喬不佞已甚竊幸亦惟尊翁修好護園喬之駕猥通家視之則知於足下不見外然後時附音驛待教千里即頑不可益不恤焉納款之私願從此始乃因答謝并陳下悃如此殊錠之惠光寵文房謹謝

與德夫子和

聞者殊濶近狀何似弟計拙生活日困食技即不能

屢見杯酒相命邈焉山河之感哉護園遺文前已略略編次方致大寧改寫焉尋當是正二兄散逸之稿求之四方加以賤事日迫一日三年之久未克全其業竊自悲也嚮約吾三人輪會以按二辨以今計之期弟少暇如蒞河清且索居殊迫不比二兄相為德隣我往彼來故自不得數數焉若強依約則懼日月其除坐致廢沮切惟二兄學精識明乃一不佞又何必焉不必須弟乎莫若二兄孔云旦暮戮力以速其成此且仰圖之爾未知高情以為奈何夫弟不佞無

足一助咨詢固也亦惟遺言在耳不得相從為贊一辭於弟為恨然勢已如此與其坐廢豈不得已光昭先師之令德其功乃在二三兄弟亦猶弟身有之又何恨焉遺文改寫且成則經二兄及次公然後再三閱帝虎漸次淨書乃當圖之上木耳以往之役猶居多焉然亦弟之分不敢告勞幸不煩慮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九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十亦卦賦且莫志也
 不似...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高... 源君嶽... 輯校
 書續

答郡山柳大夫

執事巨室於大藩夙位季孟之間至今以濟世美益
 崇國望可謂貴盛矣而委蛇之暇敏而好學不耻下
 問旁且遊藝文雅之流櫻生前已為喬言之未嘗不
 仰止其彬彬君子之德今又因此遠見俯及乃始賜

書伏讀未畢簡大文明楷已以錫光草野喬不佞海濱老書生耳不知何以蒙此遠貺至於謬采過稱猶將引進固陋廁之君子列卑辭慙慙以屬下文此且執事貴而益恭固自正考父之為德焉雖慮以下人不厭成其美唯喬也無一敢當其實則未知所以答稱徒以昔嘗先侯之世得奉薄技於大藩猥侍弄臣之末竊惟當時先侯之恩山高海深乃不責喬以其不能以為文史之小小人所習片長可使是以不啻免罪戾苟獲承之而備顧問亦唯知臣莫若君乃先

侯憫愚之餘嘗私命喬曰予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我千秋之後女其行乎不如俾女成名他日或適四方無謂我不知女喬感泣刻骨私心自誓亾何先侯即世即大藩亦多貸恩尋乃賜玦得全首領放歸草野爾來幾二十年矣而屏居陋巷儋石屢空即小人窮濫恆志易變然尚不自量將恐中途而廢微名不立而傷先侯恩造之明齧臂刺股區區以守其愚矻矻今業然後或有一二好奇載酒問字者久斯愛愛斯阿其所好稍稍游揚虛名於四方四方

君子亦幸不棄置至若有意於喬者今且追惟先侯
之知遇然篤力有限不能萬分國士報之庶亦不變
初志斯而已矣即執事所以過聽而命之者無乃以
此乎過此以往奚敢當之然執事所稱及先侯喬亦
一飯不忘之輒復繇此以陳微志且今辱此交誼已
蒙不棄凡以先侯之賜也則非無繇於執事亦惟他
日所教敢不敬承伏惟執事長於多士令聞令望邦
家所儀式乃說學日殖亦大藩之幸甚也義府禮則
以定其位永茲多福不任大願谷大雅櫻子榮固已

傾想於不愧孟獻子所友大字之貺昭揭草茅此何
翩翩文雅有餘哉新刻明詩評謹貢左右以効謝悃
豈敢酬之云乎哉
報猗蘭侯
惠風載至韶景維新恭惟君侯觀光廷儀布澤政事
為朝為野祉福無疆此時也野人如喬負暄如芹亦
皆式歌且舞于太平之衢凡以恩輝所普莫不衣被
可知也忽辱五彩之文兼賜陽鳥乾魚之珍不意自
彼朝陽及此郊藪乃野人含哺之間又飽恩幸所私

敢不再拜誓首承受大貺

報尾見翁

嚮奉國字札仲綠生再致高意尋又得五月書何乃蒙眷顧之數耶日者東遊之便嚴然見臨實始接風範而未即謝乃數數辱賜且過獎之弗措雖君子鳴謙不敢當將何以見采稱之幸也顧當時倉卒未盡披瀝是為可憾前聞一路平安既乃稅駕幸甚諭示便道果過相中依嚮所圖上不至迂回愚者一得何足多稱即亦其勝情所致高興可想耳仲綠生妙齡

聰敏既以契誼屢得起予之益實君家千里駒絕塵自可致不知不佞何幸枉受猶父之愛與有榮光耶對諭反增赧汗已生前已有疾二三交友驚懼營救不佞匪人即非弗日夜以憂以道阻故不能問之客舍一再附便省之已幸而聞有起色嫌恨自解不佞匪人哉想先一依風過傷勞念今乃安焉彼此為幸甚并啓

答清泰菊禪師

惠書及詩披誦恍然乎山中春回草木向榮無非幽

討雲外之賞，乃穩坐其間，匡牀眠食，事事自在，幸甚。輒蒙辱問，不佞近狀華簡，所叙風流雅賞，溢紙盈目，噫，不佞苟得若然，他豈所願哉！奈何師之相觀特至，終亦屬幻境，已不佞比來謬鄉曲，見推遂致朋來之誼，日接四方之士，朝講夕習，日不暇給，加旃翰墨之役，更互督迫，而質鈍才短，素乏應世之具，猶且暖暖姝姝，強作一先生之態，中夜念之，徒自愧耳。張公超能作五里霧，以今視之，亦時避其成市之喧，爾不佞無道術，奚自所遁，則風流雅賞，何以得若其所叙高

作今未報，凡再負債，亦塵務所累，幸勿見責。去歲承屬佳稿，檢閱附上，峽紙之惠，謹謝厚意。

報大淳師

春間得書，爾後牙痛數作，即強起日，與諸子作暖姝之態，不復寓意翰墨，累月誓報至今，非懶也。時維徂暑，炎赫如焚，伏想山中清涼，無熱可到，結伽安穩，自應不同人間，向所諭示不朽之事，言及覩縷，何乃從方外注屬如此，惟師之高明，加以精進力，又何難焉。鄙意蓋謂從此以往，博覽旁通，少加培養，何患不殖。

譬之稼穡良田嘉穀深耕熟耰非不勤焉然後埃糞
培之功而成者居半焉有不繁滋而報予者乎蓋亦
不可與鹵莽之徒言也山中僻遠想或之書然人所
好必有致之自然之符也緝柳編蒲古人遂達亦惟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杖錫之東何日也諸故人每語
及師師其無意乎

與獨雄師

客歲率爾作報爾來日月不居幾且一期東都七月
秋爽未至伏念祇樹新涼雲外之賞何似不佞往冬

卜居赤羽地頗幽僻前溪後林稍可人意但亦為少
年所闕問字者仍至且從遊諸作一令點定雖應世
一事不可得已時時乃損佳趣牙痛因作適加懶病
即復嘆嗟文字苦海業報未盡耳去年賜示佳篇檢
閱返上師之作固當賞神駿若夫玄黃不必云勿罪
疎漏他不益言

報竹新菴

客歲書貺以冗事之私替報至今多罪哉前已伏讀
諭示乃縷縷道及曩者所報重命交誼無亦尊翁先

生俯愛所及，即體其意之過與所不必問，邪則不佞，何以乃得墨辱世家君子之知乎數千里外也。遂又辱推獎，至于不吝錫示數篇大作，不佞非劣，何以報之。但亦不佞自知臭味之好，少稱高情，則益仰交誼，無已也。即誦大作，雖世家所蓄乎，又何富有也。白壁雙雙，光采相映，誰敢論其瑜瑕哉。謹茲巾襲焉。承屬濱君，既而聞之，藩事獨賢，尋即西歸，無緣一面，為憾多矣。即客歲之報，亦擬待見濱君後修之，遂至稽留。然是且私事相仍，不獨以濱君則多罪哉。時維夏五，

水潦方降，伏惟自愛。

五下 報雁山秋田公

昨奉惠示，它適不即報，伏惟前日于旄之臨，光寵蓬華，輒當詰謝，而不詰，實野人之不習禮。雖曰公之明恕，亦自慚懼，而重懇以辱書獎，以佳什，果是公不以禮俗視，即野人安固陋焉。豈不少知公之寬厚為德哉。唯是不佞賤同夷門，義之侯生，何以卑之謝非所能具，則亦惟仰依公明恕而已。乃始誦佳什，妙不可言，不圖公旁及所得，一至於斯。雖諸作者，止以過也。

姑且奉誦數什而後月旦方定耳今不多具

報白希古

省示乃知無恙且領惠橘數十顆楚頌精色豈不可
喜惟足下篤孝尊茲陸家之餘乃已割甘不佞使與
以及人之老之愛愛我哉此大惠也孝悌餘力則以
學文亦復篤矣謂不佞當有以益至于視猶父也病
懶老夫實無以副此誼雖足下天性乎愧感交集但
足下妙年聰敏日進月成既已斐然使得藉此坐蒙
育英之稱則不佞雖懶不敢視猶子豈不與樂斯文

哉佳文檢上

不佞答倚蘭侯

蘭臺集刊藏之役左右諸記室克勤將完矣喬乃擬
欲不日前以賀成恭承書諭伏察其旨即以佳稿多
初年所屬乎雅量不滿若慮不可傳者以今視之此
自始有之財不慊於既富之後也又且為君侯素志
所立本自甚高小魯小天下亦據其日上之地固其
所也雖然每觀於古今文集至於公侯大人著作即
精粗並存適以見其大此豈若瑣瑣書生刻句繕字

徒誇彫蟲之小者然哉竊惟君侯包容之大川澤納
污瑾瑜藏疾其德與位固空如此則文章之道亦顧
其經國之器若何耳故鄙意初謂唯從諸記室所錄
不敢爲之銓次其沈洋無涯固當無妨於不朽鄙見
如是願君侯勿爲慮若拙序何補於盛德萬一亦唯
喬不佞以舊要奉承大恩久矣人亦所知則庶幾藉
此以見辱知遇之私且雖僭乎因狂夫之言以證於
不朽無疑已珪璋特達污穢是加厚賜嘉命益復慚
懼方今君侯光贊庶政夙夜所施固當埤益不遑即

爲保綏尊體或有一日宴間亦皆稱頌授餐者所仰
思也而即猶旁及篇章之事益知君侯包容之大政
事文學在其度內不帶芥已

答淵龍秀禪師

東林勤公之便乃始辱書外併諸惠勤公特臨致焉
重以至意伏審猊座萬福幸甚向者畫幅之贊亦以
勤公所面屬僭作不自量鄙陋乃爾爾且厚意枉自
見收前寓勤公反蒙腆眈汗顏無措今又再承諭及
謬供面壁之玩以今念之儼然大利掛幅本自珍璧

南亭集二編 卷之十
即蠅點不自知其汚也。愈益汗顏而已。恭聞乃祖無
文禪師遺錄久已藏光近以座下致孝之勤再現斯
世乃刊行普施之餘不圖波及不佞遠賜一部謹此
盟漱奉誦起敬益甚私竊乃謂斯錄也神理綿綿以
待今舉則知座下既有契于數百年之上也併覽
諸老師所稱讚何其具悉惟座下追遠之志人歸其
厚可知也。雖然至夫證明揄揚亦惟諸老師已在矣
不佞奚敢從它旁門中贅附一贊辭哉是不唯不敢
事體亦當然哉故鄙言不盡聊具謝意仰答錫覽之

辱爾佳什之惠見示諸篇反覆感吟愈知座下不見
外以尾見翁與不佞相識諭示及此即於座下想亦
一方外佳友世紛日劇諸唯憑勤公垂炤不宣

報五井生

頃者捐書橋生來致數年前見臨舊居賁然之惠至
今不忘而當時忽遽未能盡心知之懼尋聞應大藩
旌招已又營徙蝸廬日迫賤事未修隻字之賀於不
佞故當見置而復辱不棄何德厚之不佞也先是橋
生攜示佳文乃與生讀之未嘗不擊節儼然名家哉

即足下蘊才不欲以彫蟲自銜而有德之言矢口為章來示所謂道德文章彬彬乎備矣亦其素所養益見英華發外在昔尊翁先生唱道浪華海內景仰久矣乃足下基業之積取諸其府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餘力優為何其富也即承見推不佞顧無可仰副辱知之說亦惟一二所為掇拾先列之餘事退而自樂稍類隱居放言者蓋有之至于道德之說不佞情民未敢以道自居將何以稱述足下前此且不敢酬耳惟足下方今儒範大藩所謂善己及人道德文章彬彬乎備矣蓋道行之時也勉旃自愛

足下西遊後每有詩酒賞會諸子悵然莫不相謂曰無瀧生不樂先月書至諸子方集各爭披讀其所承則又莫不相謂曰瀧生固無恙湖海之氣果爾傲睨西土但亦為憂客舍蕭然獨奏之歌孰令聽之耳壯哉足下遊無論起居即百尺樓上下瞰中原固已如所言旁若無人邪不但旁若無人寔無其人則足下神雖王不善可知即何至愛及不佞猥令居益者之

南亭集二編 卷之十
列數語懇懇不置哉。不佞老朽無敢當其一也。惟是足下者數君子，妙齡壯氣，左顧右眄，英傑為輩，各足以發，乃不佞時時從旁樂其進取，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諸子仍舊數會，益復悵然，足下離羣不在己，西土可與言者誰某？想當少慰客況，不知歸計在來年耶？東遊耶？諸子惟欲東遊再會之外，無他子和殞喪之痛，有如諭示，不佞絕絃之感，安可言哉！悲慟之獨甚，人亦稍知之，至有見弔此生後事，諸君匍匐襄之，即以守山侯命，令其孤從學，不佞山巨源受愁孤之

托雖不可及，己夫人之子於不佞，分固不可以他日驗否為解，則亦日夜竢其成立耳。哭詩一首見弔二首，反覆泣下，聊答二首，以訴哀情。外佳篇若干，點檢返上，山井君詩可謂佳境，不知何從便得之也。為未通故，不敢下拙評，今返其稿，煩致此意。此日念四，諸子復訂詩盟，集會草堂，同賦有懷，足下其詩併往，寧墨京牋，謹謝遠惠。

報猗蘭滕公

陽春德澤已布寰宇，亦莫非我公贊化所致，則下民

商學集二編 卷之十一
如喬苟與太平草木被其光輝者誰不益祝我公遐
福哉恭承賜書兼領惠雁乃對使者拜奚盡萬分即
奉穀日之召亦唯所恃陪侍在近拜辱之情諸遲趨
謁

報莊子謙

季秋書信臘月得之遠達自西海濱此猶以為速乃
惠存問縷縷數百言莫非推愛之雅則不遠伊邇亦唯
足下之篤也聞大國多士頃乃興起斯文唯是足下
化導之力豈有它哉可謂君子誠身能信乎朋友也

從此以往才不才亦與其進也遂又有篤好者審問
明辨日月至焉而已矣不亦樂乎若乃東方之盟舊
要不渝不佞之儀猶尚潛竊牛耳時從載書事也幸
勿為憂不佞則憂足下未至耳惟足下行李之往來
雖有乏困東道之行會遇在邇則不可憂也伊可喜
也故亦書不盡言

報了願師

春初書至發之辭章蔚然乃文雅無恙併起居審之
篤哉師之好斯文則有翰林四物焉以此為友莫逆

可知顧師之西遊今且一期邪即廓落索居中何可
一日無此物推此以往尚友萬古求之古人中故自
不匱豈復憂乎友生無其人乎則有味哉纒纒言之
也銘辭之委遠已命之矣不佞善病如師所知而日
月加焉不復留意此技蓋累年矣而流俗道聽頗饒
人者徵之不置乃姑且一切峻拒以為辭耳倘有天
幸獲保餘齡稍復修舊亦當不至廢絕然今未可知
故不宿諾爾師之愛我幸其察焉春初之報替滯至
今非敢踈慢亦以善病也不一

報柳川內山文學

嚮者令弟宗範不遠數千里而東今已交驩吾黨且
夕相見遊藝之間今春又承足下書則亦不遠數千
里辱締交之誼綢繆其辭有踰故舊且不鄙之雅過
蒙獎借不佞老廢披覽徒增赧汗耳唯是夙昔所聞
省菴先生嘗興於大邦聲施海內然亦學不為畛畦
乃稱博雅君子也不佞執鞭之私雖曰無由亦自少
小所忻慕焉久之我徂來翁遺文中得報足下書而
讀之想見大邦文學於今盛矣及令弟之東且奉書

南亭集二編 卷之十
貶益得其詳，乃知尊翁先生親受省菴足下，又嗣續家學，累洽世美，方已以儒範孚于大邦，而省菴先生學有所傳之其人焉。夫以大邦多士，想亦大夫士賢而仁不乏其人，而今弟姑舍其所事而友者，遠遊問業，吾黨猶且足下為恭，乃屬締交於數千里外，則益見省菴先生學不為吟畦，亦唯博聞廣覽是務，風尚則然矣，豈不愈益忻慕焉哉！以余觀於令弟，忠信篤學，欣有受彩之質，如梅家學所由，講業有素，自今以往，進吾往也，又何難乎其大成焉！惟不佞老廢，恐

不能相益，雖然，令弟之遊，既以講業大都壯哉，司馬子長之志也。且又所交多君子，則於其大成之日，庶乎藉此弗畔其所托，此所敢報足下至意耳。尊翁厚情，敬承致語，聞患風多年，頗廢翰墨，伏惟為足下孝養，留意湯藥，自愛者壽，不任仰祝。春盡，急謝，替報此草草爾。既辱締交，諸諒察。

報猗蘭疾

賜示辛萸箋圖樣，古朴素毫無脂粉之氣，大佳。但亦一墜世人手，復使狡兒輩頗窺吾曹之趣，大抵世俗不

南亭集二編 卷之十 十五
能自出一奇則憂因人作動息耳雖然唯何甚世之所尚苟非妖艷即趨浮薄無非視而可厭者其或窺知別有此趣則少與其進庶可以為移風之一此物雖小可以驗大不知尊意如何

又

承奇卷為藏中珍依諭伏審首已有王元美鑒印末又有王自書詩序信為弇園襲物無可疑者又審本仇氏畫卷而已脫其圖雖如可恨然世之仇畫猶多王書見希乃以侯之奇愛任其仙去亦無妨害已不

知中間百餘年落在誰手和璧韞於荆石人無識者今已受侯家雅賞可謂歷久忽吐光輝為此欽羨無歌往者來翁藏元美蹟時論以為無二今則有之物之發精固不可測也八日趨陪以此為下物恐亦傾倒侯家釀遲遲

答長崎盧象胥

南昌生東歸始獲書貺乃遠辱高誼厚見借獎且令不佞與聞家世之學尊翁之遺足下所由以獨守伏審雅顧之隆如謬以為不佞可與言者而不佞廢惰

南寧集二編 卷之十一
無足與言則何以稱答盛意哉然而肝膽胡越古人
有喻既且不隔數千里披衷命之矣今豈猶可以嫌
於心如面而苟有所藏焉乎至稱讀來翁所教學古
者卑求諸辭與事而不高求諸性命之理乃有契高
見殷勤款至不一而置夫吾徂來翁論學知類以余
觀之亦汗不阿所好凡千古以來人所未嘗及見者
多有焉是唯無論雅達通博究觀古今蓋亦研精以
多年力至于古辭與事如視諸掌然後有所立言則
固不可以一二詳焉而世之一切為學因陋就寡不

爾曲學守株比肩皆是其浮慕名高亦未審其有所
徵道聽塗說妄且雷同而已翫其磧礫未窺玉淵不
足怪已今足下乃得諸其緒言既已深契數千里外
而悅之雖亦時與人會於文明加以積學所蘊家世
遺美苟非有所見卓爾獨立不為流俗所擠者何以
至於如斯哉不佞雖廢惰乎對諭未嘗不悚然起敬
也若夫於經義之悉即來翁所遺道名有辨魯論有
徵其餘雜出遺集若干篇吾黨二三子所信奉為業
者具是矣頃日皆已就刊略略且成不一二年必布

善論文者

之通邑大都傳之其人如足下者則願疾之一寓覽焉此且所以稱答盛意己南昌歸後舍遠不即至經又領書貺又且賤事紛集緩報至今為罪多矣夫以足下處西海不佞處東海唯是書郵所傳一年一反猶以為多則足下遠辱愈謝高誼無已時

答筑前井土生

今春得書實始承辱交之誼乃以足下篤好斯文謂僕從事小技尚有異聞哉僕也奚敢與知作者之旨雖然遠顧勸莠特見質問無已則有孤陋自信者夫

修古作文故有如論而世之論者乃作不必相襲之說然後有疑乎剽奪後世操觚家固已紛爭要亦忌克相煽亂而耳學因以為口實夫文者言之修也修焉而後載之簡牘終亦不能舍典籍而為言典籍雖多以古為至而物固有至不至則焉可誣也若不因古必因後世韓邪柳邪歐蘓諸名家邪孰非陳言孰非既朽之古人韓氏去陳言蓋有為而然亦謂其身居之古時也是深於古者也乃超乎八代上規周漢所修可知也即以為口實者斯人也文固如昌黎乎

南亭集二編 卷之十一
不然俚言盈耳愈新愈俚則終亦不能舍典籍而為
言雖然斯道也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其或未得
焉則規規終日言之不足苟有得乎則固已有因不
為陳腐亦不必因不害為古得之有道不修則不可
得不學則不可修而學焉為先其至也躬與之化非
由外假飾之不然獼猴而服周冕其醜猶彼亦不可
不知也故道至其至者然後可論已至夫辭之深遠
遠鄙倍矣君子蓋有所則焉傳曰君子有其容則文
以君子之辭古之君子禮樂以文其身禮云樂云庶

人不與知焉其所發乎英華追琢其章以美其觀以
約其旨不亦宜乎綴學之士居則曰吾學古之道也
夫古已邈矣禮樂廢壞猶斯文之未墜於地學焉則
在人君子胡不欲藉此以修其言而與古為徒哉乃
審來諭足下其或已誦徂來翁學則矣則亦皆高明
所知嫌於瀆聞孤陋然已見相質敢薦自信者亦以
堅其志也僕也疎拙漸已自廢乃自故舊外不復數
數相酬答修交四方儻有惠書每至封還而謝之而
今之得辱交也從田有道既承其惠不恭是懼聊具

裁答替報之罪幸此見恕

夫古已微矣對樂為樂則無文之未劉公與學廣
後其言不亦空乎為學之士強曰吾學古之真也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十一 其章以美其職以

南郭先生二稿成矣統閱焉以為向徂
徠先生言將不及見其二稿三稿者出
果如其言也先生有命見此稿者行則
猶且其褒揚倍乎初稿命哉無如之何
也夫大業大成者必在時與命苟此二
者不合曷得其成乎時曰橐弓之平也
命曰黃耆之長也時雖平而命短則不

能命雖長而時亂則不能服先生殆合此二者也矧子遷今年五十有五天和守全發文愈健其及三稿四稿必將盛也斯天覆護服生者也統今四十有七其能相保而題跋三四斯亦天覆護二子者也丁巳之秋滕忠統題

江戶書林嵩山房藏梓目錄

李于鱗唐詩選 全古文孝經 春臺先生校正 全

同無點 同正文 訓點附 全

徂徠先生學則 全論語古訓 同撰 十卷

同解 同外傳 同撰 廿卷

李滄溟尺牘 蘭陵先生考訂 全和牘要領 同撰 三卷

三家詩話 嚴儀卿 徐昌霖 王敬美 全孔子家語增註 同撰 十卷

王道內篇 泉浪先生撰 全辨道書 同撰 一卷

樂府古題要解 唐汴州 吳兢撰 全聖學問答 同撰 二卷

度量衡考

一卷

六經畧說

同撰一卷

明醫小史

望三英應編

一卷

南郭先生文集初篇六卷

發音錄

豫章張位

一卷

同二篇

六卷

圖繪宗彙

七卷同二篇

六卷

洞上規繩

增林寺嫩篋集

一卷

唐詩品彙

五七言絕句四卷
七言律詩五卷

蒙求拾遺

江廣保李成輯

二卷

大東世語

南郭先生著 五卷

東野遺稿 安藤煥圖東壁書

論語古訓正文

春臺先生訓點全

服部小右衛門著

元文二丁巳秋九月日

江都

書肆嵩山房

須原新兵衛梓行

